1986 1991 1987
VHv349/1 1
1974

新鐫小引

論語愚按一書石洞范先生晚年願學之書也其書分篇逐類有統屬有法度学者就篇求類就類求章就章求意一覽瞭然體於躬應於事以求所以爲脩己之学者是書誠不必也朝夕每以自隨期以老乃敢問世亦姑俟知我者取正焉爾甲辰督驩闔同年范五齋先生千里飛書索觀者兩次因以書示益不敢自私也今

聖明在御文治天興四方之書間出矣庚寅冬士遊

京得與翰林院侍講平峰范東直語以先生所著論語愚按

歆使公之學者子亦可不思繼其志乎因示之見士既來城訪得原本于邑五齋先生之門人辰斯道中人出力相與成之登之梨棗壬辰春起工秋九月下旬工竣士因念是書之公於學者士固有志焉而成之者亦斯道中人之力也

明命拾叁年歲在壬辰季秋月下澣

宜春縣丹浦社秀才陳日俠燕寫

瓊瑠縣富厚社瑨瓊洞胡尊拜書

新刻論語愚按書引

聖人之言莫備於論語凡二十篇中之備載在學者所當悉力而究之也甫年誼寶篆正進士副都陳公曾受業於石洞先生之門得覩先生論語愚按書與甫言其大槩甫恨未得見也壬辰年之孟夏幸見瓊瑠富厚胡尊士遠訪尊士是范先生之小婿也携得全書來亦欲登之梨棗以惠後學在甫恨不得見者而今得見之誠願相與經營早克完事顧念甫年屆八旬筋力倦矣惟憑斯道中人亦以斯文為己任各矢恆心樂為成就壬辰年五月二十八日起功鐫刻經二月餘而書本告成繼志述事是賴胡尊士之

盡乃心而定先生之靈有以啓廸之也後學北寧省順安府嘉平縣
香蒙社丁未科正進士原任国子監司業休致阮登𨻫拜書

論語愚按序

世之讀書者莫不曰吾孔子之徒考其學則大異乎孔子之所
謂學焉嗟夫孔子往矣今固不可得而親炙矣而其言行氣象
載在論語皆爲萬世師法者皜皜江漢之濯之秋陽之暴之也
學者之學孔子舍是書奚求哉寥乎載微言弗章幸得
晦庵朱子爲之集註發揮宗旨後學于是乎折中豈非大幸歟
而今日學者之讀論語種種諸家小註務爲帖括取便應舉經文
集註槩畧而弗講是爲知學也耶朱子嘗稱子游曰南方之學
得其精華我越文獻之邦聰明博達之士不爲不多識知所嚮尚

往則何子游之不可及也石洞好德氏自少以舉業名場屋既任
循勉於書一日讀論語翻然大悟遂更篤好沉潛其義三閱寒
暑彙為四篇二十三類而章以類附各有論說名曰論語愚
按書凡十有九卷客臘以書見示甫得而讀之綱領條理燦然
有章喜其能拔出流俗志乎聖人之道其用意良勤而其為
說亦足以發賢於人遠矣豈天之將興斯文默有以啓之歟雖
然程子有言今人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只是此
等人便是不會讀今觀石洞以過人之才為為己之學其於是
書固已默而識之由是而篤行實踐以馴進乎天成其至蓋

未可量也甫不敏庶幾見之

旨

景興萬萬年之四十二歲在辛丑仲春上澣

東川居士懷德甫謹題于三希堂

論語愚按自序

攸年十三家父使讀論語粗究其音義而未能知味也稍長為場屋所驅專事章句文字之學以投時好與論語相遠幾二十六年時或執卷不過句擇摭拾務為記憶待訪問擬資馳騁而已聖賢旨義茫然洋若又未能自悔亦未有啓發之者戊戌三十九入翰苑備數添差以往懇懷恐懼一夕思患論語取讀之至四十五十無聞句恍然如夢方覺緋細如有所失累日歎而奮然曰昔魯許齋年四十始悟平生授受孟浪一棄其舊聞從小學入乎為明道君子以吾視魯齋求道時尚大一止歲由今至老之年

更有許多年矣獨不可努力向前以自托于固知之後耶於是決意發奮于學朝夕以論語自隨先熟讀正文次讀熟集註次熟讀諸儒說逐章玩味不捨晝夜積七八月漸漸開豁遂潔嗜而力求焉輒不自揆拈出篇類以便觀覽凡為篇四為類二十三為章四百九十二每章正文下附以愚按因以論語愚按名之自是年夏越庚子冬乃成將之梓矣畏公眼私取玩誦有未穩處輒復更摸期以老乃敢問世或曰論語聖人所記壹部二十篇子取而改篇定類能不為宸論所罪歟則又曰宋臨翁固云論語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

樂正子春之徒也每篇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顏淵大賢其次如子路子張冶長以其名為篇與衛靈陽貨季氏無別頗覺亂瀆況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乃有二十(不足信)以篇數多寡爲拘也今之讀論語者為必欲推尋聖訓潛思默契體於躬應於事物以求所以為己者矣為必欲按據篇章次第就無意義中強求有意義區區從事於其小者矣如必欲推尋聖訓潛思默契體於躬應於事物以求所以為己則此書固不洞氏自學之書也分篇類附已見而不為訓釋何妨乎且論語四百八十二章內六章重出此書去其

重出但加鄉黨篇內十五節及從集註內二章別為四章為四
百九十三章章雖以類散出遂章必看註篇名不沒舊其
說集註以發正文亦謹重之所為也其篇一曰聖二曰學三曰
德四曰政以聖人盛德格言列於前以門人所言所記列於後有
統屬有法度學者就篇求類就類求章就章求意一覽瞭
然不謂之有功而謂之有罪可乎攸謂此書余固而願學聖
人之道也不敢自以為功亦不敢自以為罪諸君無論此作之
功罪盡吾言之是非客既去攸掩卷悲夫孔子沒論語存
道未嘗一日忘也聖賢既遠吾誰與歸莊誦遺言彷彿

余自惟愚知之不至行之不力上悖聖教以違先意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讀論語大法也姑俟知我者取焉因并其語于書首藏之庚子冬敬書于京北月德江之修拙齋

海陽華堂汜泣齋筆點

論語愚按跋

是編之所以作、已於序見之、其言曰、期以老乃敢問世、既脫稿私藏[illegible]而已甲辰在乂安為同季立齋公千里飛書索觀者兩次矣、嗟夫、聖言賢註傳在萬世、固不繫是編之有無之蚤眺也、獨怪立齋公何以獨好而必求之、抑亦其我同志者歟、不然其或將因是以啓發予耶、謹以贈而識數言于其後、八月既望之十日、石洞范阮攸好德敬題于安場官舍、

論語愚按凡例

一論語二十篇四百八十二章今加鄉黨章内十五節各為一章鄉黨一章

十七節皆有圈為別除一章及一節重出餘十五節壹圈為壹章并治長泰伯内有二章為四子謂南容

子曰三分共四百九十九章除重出六未見好德主忠信三年無改博學於文不在其位巧言令色為四百九十三章

一論語二十篇今彙章為四篇曰聖學仕政遂篇分類聖篇類八曰學問曰威儀曰居處服食曰應事範物曰處變曰取人曰說聖曰儀聖凡一百五十章學篇類四曰致知曰力行曰孝悌曰交際凡二百二五章仕篇類三曰上仕曰中仕曰下仕凡四十五章政篇類四曰正己曰觀人曰禮樂曰臨民凡一百四十一章每

類各因章意相同者歸爲一類不拘多少

一致知力行觀人三類章數頗多因於致知分上下二類力行分上下中三類故學篇四類爲七類觀人分上下二類故政篇四類爲五類合四篇凡二十三類

一聖篇撮取御黨及逐篇各章凡序聖人盛德事實者各從其類爲八類九十八章而以門人論聖人之德六章共堯曰一章共七章附焉通併一百五章

一學篇撮取逐篇聖人之言最切學者各從其類爲四類一百六十八章而以門人所記類此者共三十四章附焉通併二百

一任篇撮取遂篇聖人之言最切仕者各從其類為三類三十七章
而以門人所說所記類此者共八章附焉通併四十五章

一政篇撮取遂篇聖人所論政事各從其類為五類一百三十六章而
以門人所說所記類此者共五章附焉通併一百四十一章

一每章正文下附以愚按一條蓋讀書辰偶有所得觸意鄙書
以求正于大方云

一每篇終皆有總說以見命篇之意

一李氏篇齊景公有千駟章今從集註添子曰二字於上又以別章
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附于今稱之之下

一鄉黨篇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舊錯繫褻裘長短右袂之下、

程子以爲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今從程子正之、

一冶長子謂南容連上章今從集註以此列三復白圭後自爲一章、

一泰伯三分天下連上章今從集註別以子曰起之自爲一章、

一某章舊錯繫某篇今旁註舊於章傍以備參攷、

一四篇四百九十三章釐爲十八卷加目錄一卷爲十九卷、

論語愚按目錄、

卷二

聖篇一之一

學問類 凡七章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 為政

子曰默而識之 述而

子曰述而不作 述而

子曰加我數年 述而

子曰若聖與仁 述而

子曰君子道者三 憲問

子曰莫我知也夫 憲問

威儀類 凡七章

子溫而厲 述而

孔子於鄉黨 鄉黨

朝與下大夫 鄉黨

君召使擯 鄉黨

入公門鞠躬 鄉黨

執圭鞠躬 鄉黨

升車必正立 鄉黨

居處服食類　凡九章

子之燕居　述而　　寢不尸居不容　鄉黨

子之所慎　述而　　鄉人飲酒　鄉黨

齊必有明衣布　鄉黨　　君子不以紺緅飾　鄉黨

君賜食必正席　鄉黨　　食不厭精　鄉黨

子食於有喪　述而

卷之三

聖篇一之二

應事範物類　凡三十章

子絶四　子罕　　子不語怪力　述而

子罕言利　子罕　　子以四教　述而

子所雅言　述而　　子曰自行束修　述而

子曰二三子以我　述而　　子曰吾有知乎　子罕

閔子侍側誾誾　先進　　朋友死無所歸　鄉黨

顔淵死顔路請　先進　　顔淵死子曰噫　先進

顔淵死子哭之　先進　　顔淵死門人欲　先進

伯牛有疾　雍也　　子華使於齊　雍也

子見齊衰　子罕　　問人於他邦　鄉黨

子與人歌　述而　師冕見及階　衛靈
原壤夷俟　憲問　闕黨童子　憲問
孺悲欲見　陽貨　陽貨欲見　陽貨
公山弗擾　陽貨　佛肸召子　陽貨
子見南子　雍也　廄焚子退朝　鄉黨
子釣而不綱　述而　逸民伯夷叔齊　微子

卷四

聖篇一之三

處變類　凡七章

陳成子弑簡公 憲問
子疾病子路請禱 述而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 子罕
子畏於匡曰文王 子罕

子畏於匡顏淵 先進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衛靈

子曰天生德於予 述而

取人類 凡二十六章

子曰賢哉回也 雍也
子曰吾與回言 爲政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 先進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 雍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 雍也
季康子問弟子 先進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 公冶長
子曰回也其庶乎 先進

子曰語之而不惰 子罕　子謂顏淵曰惜乎 子罕

子曰從我於陳蔡 先進　子曰孝哉閔子騫 先進

子曰仲弓曰犂牛 雍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雍也

南容三復白圭 先進　子謂南容 公冶長

子謂公冶長可妻 公冶長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 公冶長

子謂子賤君子哉 公冶長　南宮适問於孔子 憲問

子謂衛公子荊 子路　子曰孟之反不伐 雍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憲問　互鄉難與言 述而

子在陳曰歸與 公冶長　子曰不得中行 子路

卷五

聖篇一之四

說聖類　凡八章

顏淵喟然嘆曰　子罕　陳子禽謂子貢曰　子張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　子張　叔孫武孫語大夫　子張

叔孫武孫毀仲尼　子張　子禽問於子貢　學而

太宰問於子貢曰　子罕　儀封人請見　八佾

儀聖類　凡十章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　述而　子入太廟每事問　八佾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述而　　達巷黨人曰　子罕
微生畝謂孔子　憲問　　子路宿於石門　憲問
子擊磬於衛　憲問　　楚狂接輿歌　微子
長沮桀溺耦　微子　　子路從而後　微子
附門人記群聖道統　凡一章
堯曰咨爾舜　堯曰
右聖篇四卷凡八類共一百五章

卷六

學篇二之一

致知類上　凡二十八章

子在川上曰　子罕

子曰君子博学　雍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　為政

子曰由也汝聞六言　陽貨

子曰知之者不如　雍也

子曰人無遠慮　衛靈

子曰由知德者鮮　衛靈

子曰已矣乎吾未　衛靈

子曰辭達而已矣　衛靈

子曰知者不惑　子罕

子曰知者樂水　雍也

子曰可與共学　子罕

子曰苗而不秀　子罕

子曰人之過也　里仁

子曰朝聞道　里仁

子曰士志於道　里仁

子曰人能弘道 衛靈　子曰人之生也直 雍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 陽貨　子謂伯魚曰 陽貨
子曰詩三百一言 爲政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 衛靈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爲政　子曰攻乎異端 爲政
季路問事鬼神 先進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 八佾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 八佾　陳亢問於伯魚 季氏

卷七

學篇二之二

致知類下 凡二十七章

子曰予欲無言 陽貨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 雍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 雍也　子曰不知命 堯曰

子曰富而可求也 述而　子曰飯疏食飲水 述而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 述而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 里仁

子曰仁遠乎哉 述而　子曰苟志於仁矣 里仁

子曰好勇疾貧亂 泰伯　唐棣之華 子罕

子張問善人之道 先進　子欲居九夷 子罕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 衛靈　子曰士而懷居 憲問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 憲問　子曰不逆詐不億 憲問

子曰吾猶及史 衛靈

子曰巧言亂德 衛靈

孔子曰生而知之 季氏

子曰性相近 陽貨

子曰唯上知與下 陽貨

子曰齊景公有馬 季氏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 雍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 子路

公伯寮愬子路 憲問

附門人言 凡三章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公冶長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 子張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 憲問

卷八

學篇二之二

力行類上　凡三十九章

顏淵問仁　顏淵　　子曰吾常終日　衛靈

子貢問曰孔文子　公治長　　子曰譬如為山　子罕

子曰學而不思　為政　　子曰君子食無　学而

子曰當仁不讓　衛靈　　冉求曰非不說子　雍也

子曰学而長習之　学而　　子曰君子不重　学而

子曰弟子入則孝　学而　　子張學干祿　為政

子曰恭而無禮　泰伯　　子曰君子上達　憲問

子曰子夏女爲　雍也　　子曰質勝文　雍也

子曰德之不修　述而　　子張問行　衛靈

子曰志士仁人　衛靈　　子曰躬自厚　衛靈

子曰群終居日　衛靈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　衛靈

子曰君子病無能　衛靈　　子曰君子病沒世　衛靈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衛靈　　子貢問曰有一言　衛靈

子曰君子謀道　衛靈　　子曰過而不改　衛靈

子曰君子貞而　衛靈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季氏

孔子曰益者三樂　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　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季氏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　季氏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　子路

子貢問何如斯　子路　　子曰出則事公卿　子罕

子曰三軍可奪　子罕

卷九

學篇二之四

力行類中　凡三十九章

子曰衣敝縕袍　子罕　　司馬牛問仁　顏淵

司馬牛問君子　顏淵　　子張問崇德　顏淵

樊遲從遊於舞雩　顏淵

子曰我未見好仁　里仁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　里仁

子曰君子欲訥　里仁

子曰非鬼而祭　為政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　陽貨

季文子三思　公冶長

子曰君子求諸己　衛靈

子貢貧而無諂　學而

子曰富與貴是　里仁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　里仁

子曰以約失之　里仁

子曰人而無信　為政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　陽貨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　公冶長

宰予晝寢　衛靈

子曰不曰如之何　里仁

子曰見賢思齊　里仁

子貢問君子　爲政
子曰十室之邑　公冶長
子曰不憤不啟　述而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述而
子曰我非生而知　述而
子曰文莫吾猶人　述而
子曰興於詩　泰伯
子曰學如不及　泰伯
子路問聞斯行諸　先進

顔淵季路侍　公冶長
子曰志於道　述而
子貢曰我不欲　公冶長
子曰放於利　里仁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述而
子曰奢則不孫　述而
子曰三年學不至　泰伯
子曰後生可畏　子罕

卷十

學篇二之五

力行類下 凡十九章

仲弓問仁 顏淵
子曰參乎吾道 里仁

子張問仕 顏淵
樊遲請學稼 子路

子曰誦詩三百 子路
克伐怨欲 憲問

子曰貧而無怨 憲問
子曰其言之不怍 憲問

子曰古之學者 憲問
子曰君子恥其言 憲問

子貢方人 憲問
子曰不患無位 里仁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 學而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 憲問
或曰以德報怨 衛靈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 衛靈
子曰民之於仁也 衛靈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 陽貨
子曰飽食終日 陽貨

附門人言 九十九章

曾子有疾孟敬 泰伯
曾子曰以能問於 泰伯
曾子曰士不可以弘 泰伯
棘子成曰君子質 顏淵
子張曰執德不弘 子張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 子張
子夏曰博學而篤 子張
子夏曰百工居肆 子張

子夏曰小人之過　子張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　子張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子張　　子游子夏之門人　子張
子游曰喪致乎哀　子張　　曾子曰堂堂乎張　子張
子貢曰紂之不善　子張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　子張
子夏曰賢賢易色　學而　　有子曰信近於義　學而
子張曰士見危　子張

附門人記　一章

子路有聞　公冶長

卷十一

學篇二之六

孝悌類

子曰父在觀其志　学而
孟懿子問孝　為政

孟武伯問孝　為政
子游問孝　為政

子夏問孝　為政
子曰事父母　里仁

子曰父母在　里仁
子曰父母之年　里仁

子路問曰何如　子路
或謂孔子曰奚　為政

附門人言　凡五章

有子曰其為也　学而
曾子有疾　泰伯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子張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　子張

曾子曰愼終追遠　學而

交際類　凡六章

子曰晏平仲善　公冶長　　孔子曰益者三友　季氏

子貢問爲仁　衛靈　　子貢問友　顏淵

子曰里仁爲美　里仁　　子曰德不孤　里仁

附門人言　凡五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　學而　　司馬牛憂曰　顏淵

曾子曰君子以文　顏淵　　子夏之門人問交　子張

子游曰吾友張也　子張

附門人記諸弟子　一章

柴也愚　先進

右学篇六卷凡四類共二百二章

卷十二

仕篇三之一

上仕類　凡十一章

齊景公待孔子　微子　子曰道不行乘桴　公冶長

子謂顏淵曰用之　述而　齊人歸女樂　微子

子曰鳳鳥不至　子罕　色斯舉矣　鄉黨

子貢曰有美玉　子罕　子曰事君盡禮　八佾

子曰甚矣吾衰　述而　微子去之　微子

子曰三分天下　泰伯

卷十三

仕篇三之二

中仕類　凡十八章

子使漆雕開仕　公冶長　子曰篤信好学　泰伯

憲問恥　憲問　孟武伯問子路　公冶長

子謂子產有　公冶長
子張問曰令尹　公冶長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　公冶長
季康子問仲由　雍也
子曰不在其位　泰伯
子曰邦有道　公冶長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　憲問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　憲問
公叔文子之臣　憲問
子路問事君　憲問
子曰賢者辟世　憲問
子曰作者七人　憲問
子曰直哉史魚　衛靈
子曰事君敬其事　衛靈
闕問人言　凡古章
子夏曰君子信　子張
子夏曰仕而優　子張

孟氏使陽膚　子張　　子游曰事君數　里仁

曾子曰可以託　泰伯　　季氏使閔子騫　雍也

卷十四

卷十四

仕篇三之三

下仕類　凡八章

子曰臧文仲居蔡　公冶長　　季氏富於周公　先進

季子然問仲由　先進　　子路使子羔　先進

冉子退朝　子路　　子曰臧武仲以防　憲問

子曰臧文其竊　衛靈　子曰鄙夫可以事君　陽貨

附門人記　凡二章

柳下惠為士師　微子　大師摯適齊　微子

右仕篇三卷凡三類共四十五章

卷十五

政篇四之一

正己類　凡二十五章

子曰苟正其身　子路　子曰夷狄之有君　八佾

定公問君使臣　八佾　子曰居上不寬　八佾

子曰觚不觚 雍也
子曰禹吾無間 泰伯
子曰法語之言 子罕
子張問明 顏淵
齊景公問政 顏淵
子曰片言可以折 顏淵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 顏淵
季康子問政 顏淵
季康子患盜 顏淵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 顏淵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 子路
子路曰衛君待 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 子路
定公問一言 子路
子夏為莒父宰 子路
子曰晉文公譎 憲問
季氏將伐顓臾 季氏
孔子曰天下有道 季氏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季氏　子張問仁於孔子　陽貨

子張問於孔子　堯曰

卷十六

政篇四之二　凡二十八章

子曰道不同　衛靈　子曰南人有言　子路

子貢問曰鄉人　子路　子曰剛毅木訥　子路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　里人　子曰衆惡之　衛靈

或曰雍也仁　公冶長　子曰吾未見剛　公冶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公冶長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顏淵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子路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雍也

子曰君子懷德　里仁

子曰君子不器　下八佾

子曰君子無所爭　上爲政

子曰孰謂微生　公冶

子曰聖人吾不　述而

子曰泰伯其可謂　泰伯

子曰狂不而直　泰伯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衛靈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　學而

子曰君子喻於義　里仁

子曰君子周而比　爲政

子曰伯夷叔齊　公冶長

子曰不有祝鮀　雍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　述而

子曰如有周公　泰伯

子曰由之瑟　先進

卷十七

政篇四之三

觀人類下　凡二十八章

子貢問師與商　先進　子曰論篤是與　先進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　子路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憲問

子曰君子而不仁　憲問　子路問成人　憲問

子問公叔文子　憲問　子曰驥不稱其力　憲問

子曰色厲而內荏　陽貨　子曰鄉原德之賊　陽貨

子曰道聽而塗說　陽貨　子路曰君子尚勇　陽貨

子曰君子易事　子路　　子曰視其所以　爲政

子游爲武城宰　雍也　　舜有臣五人　泰伯

子曰歲寒　子罕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顏淵

仲弓爲季氏宰　子路　　子曰爲命裨諶　憲問

或問子產　憲問　　子曰孟公綽　憲問

子言衛靈公　憲問　　子曰吾之於人　衛靈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　先進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衛靈

子曰惡紫之奪朱　陽貨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　陽貨

卷十八

政篇四之四

禮樂類　凡二十八章

子曰禘自既灌　八佾

或問禘之說　八佾

祭如在　八佾

子曰射不主皮　八佾

子曰關雎樂　八佾

子曰管仲之器　八佾

子曰師摯之始　泰伯

子曰麻冕禮也　子罕

子曰吾自衛反魯　子罕

子張曰書云高宗　憲問

子曰能以禮讓　里仁

子張問十世可知　為政

孔子謂季氏八佾　八佾

三家者以雍徹　八佾

子曰人而不仁　八佾

季氏旅於泰山　八佾

子曰周監於二代　八佾

子語魯大師　八佾

子在齊聞韶　述而

顏淵問為邦　衛靈

子之武城　陽貨

附門人言　一章

有子曰禮之用　學而

林放問禮之本　八佾

子曰夏禮吾能　八佾

子貢欲去告朔　八佾

子謂韶盡美　八佾

子曰先進於禮樂　先進

宰我問三年之喪　陽貨

子曰禮云禮　陽貨

附門人記 一章

邦君之妻 季氏

卷十九

政篇四之五

臨民類 九十七章

子曰巍巍乎舜禹 泰伯

子曰道千乘之國 學而

子曰政之以德 為政

子曰道之以政 為政

哀公問曰何為 為政

季康子問使民 為政

哀公問社於宰我 八佾

樊遲問知子曰務 雍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　雍也
子貢曰如有施博　雍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　泰伯
子曰大哉堯之為　泰伯
魯人為長府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　顏淵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子曰魯衛之政　子路
子適衛冉有僕
子曰苟有用我　子路
子曰善人為邦
子曰如有王者　子路
葉公問政
子曰善人教民　子路
子曰以不教
子曰上好禮　子路
子路問君子
子曰無為而治　衛靈

子曰有教無類　衛靈

附門人言　一章

哀公問於有若　顏淵

附門人記　二章

周公謂魯公　周有八士

右政篇五卷凡五類共一百四十一章

論語愚按卷之二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增文洞胡士藏板

聖篇之一

學問類　凡七章

爲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愚按獨見其進一段朱子最發出聖人至誠處其自志學至不踰矩以積累勉學者也俗學務超躐而卒無成所謂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可不懼哉

述而 子曰默而不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愚按三者雖聖人自謙之辭而其萬世事業賢於堯舜都從此心上來世教微師道絕雖以鄒國考亭二大賢之力未足以障頹瀾閱辰益久去聖益遠高者務該洽而流於佛老卑者務干祿而入於申商矻矻終身可哀也已

述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愚按功倍於作此朱子發出夫子賢於群聖處然曰述曰信曰好味其辭尤足為萬世教也學者不察乎此遂至如王荊公之變亂舊章豈知古也者乃後之所當信好而述之哉

述而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愚按、聖人渾身是易、猶曰加數年以學、何也、蓋易道無窮、聖心亦無窮、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引而伸之至於千萬億兆無非道之所在、所以為易之三萬六千日一日十二辰、廓而推之至於瞬息呼吸無非心之所存、所以為聖人聖心無窮、有以見易道之無窮、何厭之有、學者宜深思焉、易非可以繫讀其

述而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愚按、聖與仁非夫子何足以當之、然終身如此、他人見其如此

而不自知其已知此夫子所以為夫子也弟於觀德盛語謙之

來有勉進學者之意苟志於道者誠能奮力直前循

不已豈不得仁聖之門而入哉毋徒以公西之說自畫

憲問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愚按聖人辭愈慤謙而意獨至警世學者可不知自勉哉大抵未

至於仁必為物役未至於知必為物欺未至於勇必為物折

盡斯三者非聖不能

憲問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愚按不怨天不尤人天道之徧覆也下學而上達天德之徧運也聖人無以異於人處即聖人與天爲一處此意高第尚未喻況夫人哉然反覆中間十一字學者要不出此苟求知之切俯仰處處欲速成而不漸進此等人難乎其有聞矣

威儀類 凡七章

述而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愚按此十字見聖人盛德自然而然學者知門人所記之深意又躬自治逐長省察擴充其所已能勉進其所未至而

無自畫焉則庶幾於為己矣然以張橫渠十五年學箇恭
而安二字不成其可以易言哉

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尊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愚按聖人盛德睟然見於言貌隨在各當其可在鄉黨
當玩似字似則非不能言也不敢多故見其恂恂在尊廟
朝廷當玩謹字謹則非好辯也不敢隱故見其便便學者知
守恂恂便便之大法從容玩味於二字之間庶乎有得矣

鄉黨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
與如也

愚按、君未視朝所與言者有上下言以與殊不一態也及
君既視朝、此辰之心、唯知有君而已、聖人道充德盛無適
不當其可、學者立于朝當知所以自省矣

鄉黨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
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愚按、擯者所以達君意於賓、尤不可不謹、聖人
所存者敬、從容天理節文之中、始終不倦、本末
兼該秖一精神。儼然如在

鄉黨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

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
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
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愚按此一節自入至出許多周旋曲折無動非敬無
適非禮聖人盛德自然學者未易驟躐及此然能
就要領用工循循而進所謂求則得之豈欺我哉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
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愚按此一節又有三節始而中中而終隨在致殊唯當

之爲合聖人何嘗有意於其間哉

御纂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

愚按此一節熹玩之想見凡升車必敬而不放無辰不然

居處服食類 凡九章

述而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愚按此想見聖人全體隨辰呈露可得形容者如此

所謂致中和即其一端也學者誠能深沉玩味從敬學

下工夫涵養熟熹睟盎生焉聖固不易及也其不爲君子乎

御纂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

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愚按聖人一身都是天理觸事隨辰動可爲則此一節有一節寢居之則者有接見之則者有行車之則者有當饌之則者有遭變之則者從容禮度不期而然學者亦可以自省矣

述而 子之所愼齋戰疾

愚按三者辰不同而同於愼蓋神明可畏也兵事可懼也父母遺體可重也聖人無不愼之辰而於此尤致愼學者可不勉哉

鄉黨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乃多反朝服而立於阼階

愚按常人多謹於在國在朝而每忽於在鄉聖人在鄉黨之辰無事不敬一舉一動惟體之安豈非以尊祖所依父兄在所之地不可以斯須怠忽哉

鄉黨 齊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愚按四必字蓋未嘗不然之謂聖人國曰事鬼神敬而遠之夫幽陰窅妹非敬不交一敬所存必極其至豈可以常辰處哉學者知聖人之心則可以知祀矣

鄉黨 君子不以紺古音反緅側由反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

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去声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愚按聖人衣服無一不合於禮後世服制與古大異學者誠得其正而不苟之大意則於服不敢輕用矣

鄉黨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進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愚按聖人事君之禮無所不極其至而其中輕重權衡毫

釐纖悉益之則爲太過損之則爲不及盖所謂辰中者於

此見其壹端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烏遏反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辰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

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

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

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寝不言雖蔬食音嗣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

愚按聖人一飲一食莫非天理斯須必謹毫釐不差一點

人欲之私不得以動之學者能即此反之於心省之於身逐節

加而 察焉雖未造至善之地亦庶幾不失其正矣

述而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愚按性情之正聖人自然而然學者未能安亦當知

所勉矣

論語愚按卷之三

後學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瓊洞胡士藏板

聖篇一之二

應事範物類　凡三十章

子罕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愚按我與人對有我是有人是有我纔著一邊便流兩樣蓋我之爲我每從意起意者人欲也意則必必則固固則我我一成乎爲我則不復知有人矣唯聖人之心如天地之於萬物太虛渾然一眞自如以我應人不繫累人我都自

無意中來然無意又當自誠心故大學曰誠意此正學者下工夫處

述而

子不語怪力亂神

愚按四者人事之非可泛談而人情之最所易惑聖人爲萬世慮深矣秦武以力亡其身宋徽以神亡其國可不戒哉

子罕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愚按罕言利可也命與仁何以罕言蓋命至微而難見仁至廣而難尋未可以語命而語之命則聽者易馳志於渺茫不可形狀之鄉未可以語仁而語之語則聽者易放懷於寥廓不可摸捉之地皆非所以使人循序漸進

下學而上達者聖人豈有所隱乎爾哉學者不可不思

述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愚按不忠不信則無以踐其所學之文而寔其所修之行終歸於虛文僞行而已矣故以忠信繼文行之後然非讀書明道識個義理正容謹節立個模樣徒有忠信無所向方亦未見其爲成人者故以文行在忠信無所向方亦未見其爲成人者故以文行在忠信之先學者於此勉焉致知力行表裏兩誠篤焉其庶幾乎

述而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愚按、聖人言教有不語者、有罕言者、有雅言者、學者知此、則知所擇守而不躐等矣、嗟乎、齊衛作天下無詩、桓文作天下無書、管晏作天下無禮、舉世滔滔、往而不反、子如不言、小子何述焉

述而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愚按、聖人誨人、仁也、學者束修、禮也、禮之在人雖薄而仁之在我常充、天地無窮之心也、

述而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愚按、此當與予欲無言章參看、聖人之道、非高非遠、

飲食起居動靜視聽之間、莫非至教所寓、學者由之
不見、而疑其隱、卽之不知、而欲其言、故既告之以無隱、復
警之以無言、欲學者近察而深思也

子罕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愚按、朱子於此處、謂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此必因
人稱道、方承之以謙、若無故說謙、便似要人知模樣、學者
不可不細思也、世衰道微、上失其教、聖人在下、不得已用言
教之責、有空空之鄙夫、可不無循循之善誘、叩卽禮記
叩之以小小鳴、叩之以大大鳴之義、夫異其端諸子之學、有語

理而遺物者有語物而遺理者是皆一端之見非所以為
教惟上下無所不通精粗無所不盡終始本末無所不該
此謂竭其兩端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信然

先進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
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愚按天地之間陽必有陰剛必有柔故人得陰陽剛柔
之中則為聖克治以就其中則為賢偏於陽剛者為君子
偏於陰柔者為小人然則誾誾其賢乎侃侃行行固不
失為君子但行行視侃侃又不及矣仲由終不悟於夫子

之教、豈非氣習之難除歟、

鄉黨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愚按、友以義合、故處常遇變、無不以義裁之、而各適其宜、此聖人人倫之至處

先進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愚按、聖人於七十子之中、視回猶子也、不可施於鯉者、必不可施於回、一腔義理、遇事權衡、此回之所知、非回以下所能知也、然則君子之於大事、須顧其義之當為、貧富豐約、隨有為哉、豈可妄求諸人、而亦豈可徇人之以妄求哉

先進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愚按、重言天喪予、想見聖人為千萬世生民發出一段悲愴感慨。夫天哀斯民之無道、需道於聖人、以極之。聖人哀斯民之不可極、將寄道於門人、以極來世。回在、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先後一揆、回予何分。好學無如回、回猶予也。進無如回、回將予也。而喪矣、予耶回也、耶回未可喪之年而喪、予在未喪之年而如喪、非天其孰能之耶。

先進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愚按、聖人性情之正、哀樂未嘗過中、獨至於顏氏則慟而不自知、蓋慟其可慟、亦中也。有顏氏、有可以寄斯道、其

樂得之非他人之得比無無顏氏無可以寄斯道其意失之亦豈他人之得比哉

先進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愚按門人奪於常人姑息之愛不知家貧厚葬之非禮不得以回為安為回惜也使回不得以聖人為父亦嘆回死之無好學歟嗟乎門人二三子之見一般耳聖人哉之以禮也厚豈足以葬顏惟禮乃足以葬顏子惟聖人乃足以葬顏子若門人二三子者豈足以葬顏子哉

雍也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愚按疾者人之所不害有亦所不能無也惟自天致之則爲命自我致之則非命玩斯人而有斯疾兮乎蓋斯疾非斯人之所致也命也然命非數然學者可不修身謹疾以俟考終哉

雍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有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給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愚按辭受取予貴合乎義世之人非冉則吝非思則貪嗟乎中道弗講失其揆誦聖人之言不求聖人之意可乎哉於冉曰不於思曰毋二字可當一部春秋褒貶

子罕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愚按敬存于中、感之卽發、感殊敬一、無發非存、水鏡照物、其聖人之心乎

鄉邦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愚按聖人一言、如風吹萬物、無所不徧、過玩未達不敢嘗數矣、從容和平、自然順理、而周易不惡而嚴之義在其中

述而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愚按歌而善、亦善也、聖人亦善必錄、蓋如此、有身家者知此義則善言無不棄、而身家成、有一國天下者知此義則善道無不通、而一國天下治

衛靈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愚按瞽者不得於天地生育之全而得於聖人哀矜之至此聖人之仁所以爲裁成輔相者也其答子張固字最可玩味蓋天下事事物物莫不有當然之道聖人備道於身體道於心隨感而應惟是之安曷嘗有意於其間哉

憲問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愚按以杖叩脛即虞書扑作教刑之意世人犯原壤之三條者多矣讀此書能無惕然哉此一節尤見極嚴厲中極和平

識寒谷之嘘春、覆盆之炤日也、他人可以感化矣、壞其聖門化外之蛮乎、

憲問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愚按、童子即易之所謂蒙也、童蒙之教、不可與成人並施、聖人所以使之傳命、以習禮也、聖人之於人猶天地之於萬物、四辰之運、洪纖高下、無一不得遂其性、是故數罪而責、不外於原壤之老、猾亢而進、不驟於闕黨之童、

陽貨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愚按、不見者聖人之義、使聞者聖人之仁、義之盡仁之至、此

是天地涵育覆載氣象、歟無一物之不復其性也、當是辰
三千從遊之外、陽虎叔孫武叔荷蓧沮溺原壤孺悲之輩、
望宮墻而不得入者多矣、豈非天地之大猶有所憾者歟

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辰其亡也而往拜之
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
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辰、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
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愚按、陽貨以仁知二字諷聖人、可謂不知量矣、今玩吾
將仕矣之辭、語平理順、氣象雍容、無搖撓、無逼切、將他一

腔裏呆実儘入春風和氣吹噓動盪中天地不能使宇宙間
無有一等陰邪不正之氣聖人亦安能使天下無一等陰邪
不正之人所以待他只得如此

陽貨 佛擾 公山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
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吾其為東周乎
愚按如有用我吾其為東周乎此意非行行如也人所能
知歟然有子路之問可以想得聖人心事今以常人而欲赴非
其召豈惟聖人之罪人抑亦子路之罪人哉

陽貨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愚按、此章當與公山召子欲往章參看、聖人應物之心常如明鏡止水、虛靈而不偽、中正而無私、公山佛肸、亦天地間一物耳、彼以召來、聖人以欲往應、視天地間無可棄之物無不可化之機、亦無不可為之辰、斯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歟、在常情固不免於子路之疑、亦可不藉口於聖人之欲、蓋未堅則磷、未白則緇、其能以無懼哉

雍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愚按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也見南子一節乃是天滿地育氣象豈南子所得而浼亦豈子路所得而疑朱子謂向有人問尹彦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爲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學者不可思不

鄉黨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愚按愛人重於愛物仁之心必有等差觀此則知墨之道可闢矣

述而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愚按聖人仁物之心觸處發見豈若禁殺放生知異端者所爲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愚按七人之行則高矣然斷之以聖人之心則皆未免有偏者也學者知學聖人則此逸民者流亦在不足法矣

論語愚按卷之四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士藏板

聖篇一之三

處變類　凡七章

憲問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愚按讀此章想見萬世綱常擔係在聖人身上沐浴而朝何等敬謹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何等嚴肅兩曰

不敢不告也又何等正大噫當是辰周政陵遲彛倫盡矣諸候之於周大夫之於諸候莫非有陳恒之心季氏之於魯駸駸有陳恒之迹聖人固非有望於三子寔有望於哀公不能告諸天子而復使告諸權臣名分顛倒宇宙傾頹辰

沐浴之識安得不發為春秋之筆

述而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禱久矣

愚按詩云祈天永命詩云自求多福此卽聖人禱久矣之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生平既可以對越而無歉於心疾病自可以從容而順適乎理亦何所

事於禱哉昔周公以身代武王何事於請子路之請亦非矣

子罕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愚按誠者天之道聖人與天無間太公而至正行所無事順其自然有則有無則無可對越上帝又烏用由之行詐哉由與門人輩平昔親炙一旦乃陷於詐而不自覺是故學者欲誠意必致其知

子罕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愚按、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之身、斯文所恃以在也、由文王至于孔子、斯文之在孔子、必矣、有可必之理於天、匡人雖暴桀、安能以奪天理哉、其如予何四字、聖人秪以天理斷耳、天理未亡、聖人自存、夫誰得而害之、推此義、君子亦自修而已矣、無妄之災何可懼也

先進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愚按、如予何、聖人以道自信、其不死也、子在回亦以道自信聖人之不死也、味何敢二字、所以權度死生、從容義理、其能制命以俟命矣、此日子在、何敢死、命在回、他日子在、而回死、命

在天、聖人其如天何、噫天喪予、與以女爲死、同一慟回之心歟、

衛靈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愚按、他人在衛、未必決於明日之行、他人在陳、宜其發爲子路之慍、在聖人當行則行、無斯須之戀戀、當固自固、無幾微之慼慼

述而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愚按、小人之不能害聖人、此以理裁命也、常人論勢不論理、聖人論理不論勢、夫欲害之機在人、而不害之理在天、人幾不足以

敵天理，桓魋又烏足以害聖人哉。故君子亦貴乎循理安命而已矣。若夫畏威怵勢，屈己求生，一失所操，亡存俱辱，如王衍之自陳於石勒，而卒不免；馮道歷事五代，老亦一死，遺臭千載，可不戒歟。

取人類　凡二十六章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愚按：有顏子之樂，則簞瓢陋巷，已與食前方丈、廣廈萬間，隨分所有，何足以掛吾心。蓋所樂必有其事，而尋之必有其方。知所尋，則得所樂矣。苟不得所以樂，不惟貧賤之能為

憂過富貴則樂在富貴而亘憂亦至矣可不勉哉偶得一
絶云謾云顔子樂簞瓢顔子心非筆可描眞樂不分窮
達境學之至處優囂囂

爲政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愚按如愚疑之辭其辭抑所以起下文之不愚不愚斷之
之辭其辭揚所以反上文之如愚聖人之道惟顔氏爲能發
之其他諸弟子往往反覆問難然而能悟亦鮮矣豈惟
人才相遠抑亦好學之難其人歟嗚呼資質有高低而學
困之知則一故魯如曾子於得聞一貫之旨亦曰唯而已其

如愚而不愚者乎

（先進）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愚按學至於說聖言其極賢而將聖之辰乎三千之徒非不說子之道而於其言甚至有過也之議何謂之疑其為助我亦尠矣況能及於說哉今也則亡其有感於此歟

（雍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愚按日月至焉聖人猶惡其暫世之人年一至而甚或不至焉抑非聖門之罪人歟學者苟知求仁之急反身用力由日月以至於三月由三月而修之不已求以至於無一息之間斷聖

人之道豈害我哉故善學亦勉於修而已矣

雍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好学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愚按顏子之資聞一知十顏子之學克己復禮而其功用至於不遷怒不貳過蓋不如是不足以爲好學也今人既無顏子之資又無顏子之學專計詞章利祿雖好何益哉

先進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愚按此與答哀公畧似信哉好學之難也然求好学之難也好學聖人之道爲難耳若後之書淫傳癖何足謂之好学哉

（公冶長）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愚按聖門之學專務切實故一長高第自知甚明服善甚誠夫自知不明則晝於所長而不可與進服善不誠則局於所有而不可與益二者學者之患也故顏淵難得而子貢亦不易能

（先進）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愚按以回之才苟知賜之不受命則不得而空矣空至於屢而不足以動其心回所志在道也非所計也道在我有可得而盡命在天有不得而彊故學道貴乎受命而已賢

如賜而不免於貨殖况其他哉惟其才識之億中而未至

乎學識之自得爾蓋學不到則心爲物遷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

愚按此章當與終日不違無所不説兩章參顏氏必得

夫子之道力行夫子之言譬如霹靂鳴響音應雨潤物滋惟

説故不違不違故不惰請事斯語信不誣已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愚按此日新氣象假之年其聖乎噫惡聖人之生自關乎宇

氣數春秋氣氣數衰聖人不可繼得故天存夫子天必奪顏

淵此惜寔非獨惜顏氏為斯世斯道惜也

先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愚按聖人之教無科施而弟子之才有偏勝舉其教固無科之分語其才則有四科之限也中惟顏氏大賢言語政事學必非有不足處餘亦是一善成名焉爾學者先從切宜處用工由本及末從重裏達表使全體大用莫不具舉尚無畫長見有以科稱於世哉

先進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其父母昆弟之言

愚按孝者何獨閔子惟閔子處變異於衆人聖人稱之所以
示人子處變而不失其常也

雍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愚按聖人不以父故棄仲弓此即用禹命伸之意為人子者
不幸處人倫之變亦可以勉矣

雍也 子曰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
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愚按居者在室之謂行者出門之謂居方存於内一心為
之宰猶人之在室居不以敬則頹墮而難居矣行已應於

外萬物交其前猶人之出門行亦以簡則勞擾而難行矣君子以敬爲存心之室必自守者嚴而偏邪苟且之念不起以簡爲應物之門必所施者重而煩瑣狂妄之弊不生此南面臨民之道然必居敬而後可以行簡此聖人所以取仲弓歟

先進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愚按言出於口應於千里君子之樞機也故有言非有德不能合子謂南容吾于觀之斯人也非特善讀詩抑亦善讀易歟學者必如南容則於修身思過半矣

公冶長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愚按瑚璉之器雖可貴而未若不器之為全學者知聖人所以勉進子貢之意則當反求諸己矣

公冶長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愚按此章當與里仁為美章參看嗟乎生聖人之邑遊木鐸之壇教誨在耶切偲在從其為子賤亦豈有志者之所難哉故學者資質可不恃而觀感漸染為貴

憲問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愚按南宮适此言讀之凜然生氣想見一長權力暫炎而

必藏萬古道德暫晦而必彰邪者必張善正者必長善者必
植惡者必傾雖常久觀之亦可勉矣嗚呼當是辰天下皆
羿奡也孰知吾夫子之爲禹稷雄輩斯須安在洙泗衣冠
與造化相爲無窮知言君子非适其誰哉

子路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愚按三苟字是一善字之寔是凡事求足歟則累於物而善
心室學者能就公子荊居室一節推之其視外物如浮雲野
馬不足以動其心靈臺純丹虛室白豈不爲居天下之廣居哉

雍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愚按學者當如孟子之用心有若無實若虛則幾於道矣
善乎饒氏謂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伐
哉是故謝上蔡別伊川一年只去一矜字

憲問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愚按欲寡過見伯玉之篤於修身而未能見其使之善於
辭令夫自非聖人誰能無過能寡其過斯君子矣然非心
誠於欲寡其過則過不聞於耳而常留於躬又安得
而寡寡哉而未能三字形容得省察克治工夫謙抑遜

勉進進不已底意思學者苟慕伯玉寡過之心當思伯玉之使之言

（述而）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

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愚按學者內些天地覆載之人即皆聖人教育之人也以

彼不善之習而猶有求見之誠其潔可與也疑於不可

見常情耳聖人之心與天地爲一何外乎互鄉哉書云無

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黨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

其有極歸其有極其此章之大意歟

（公冶長）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愚按千古道統託在歸其歸與四字上一番精神嗟乎道不行赤子不得被其澤道可託赤子猶得蒙其功哉不及於七十二候而獨及於三千吾黨天不以一世事業俟夫子而以萬世事業俟夫子也道者中庸之謂卑之即為鄙高之即為狂鄙者哉無從入而狂者尚有可哉此日之狂者幸有聖人以裁之今日之狂猶幸有聖人之遺書以裁之高明之士可不知所勉哉

子路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所有不為也

愚按中行非易得之人狂狷有可教之道取長裁短在聖人造化陶鑄中爾

論語愚按卷之五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士藏板

聖篇一之四

說聖類 凡八章

子罕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愚按始乎爲仰鑽瞻忽之顏子中乎爲如有所立之顏子終終乎爲末由也已之顏子蓋其初學而知難既而有

得既得而未化斯辰也其工夫到熟從容俟化之辰乎極賢而
將聖之辰乎於此見夫子誘掖之善顔子天資之美學力
之至學者不可不勉
子張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
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
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愚按聖人以天何言哉四辰行百物生告子貢子貢於此
以夫子猶天曉子禽天即聖聖即天至是子貢已能知之

子禽輩何足以語此生榮二字提出素王七十餘年字面、
儼然羲黃堯舜禹湯文武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
其人則賤其道則榮此非尋常見到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愚按自伏羲至於文武斯道一脈聖聖相承天生夫子以續
道統生知安行渾然太極亦何待於學哉此豈公孫朝所
知子貢亦姑因問而答耳

子張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愚按春秋之長舉天下皆牆傾壁倒惟洙泗數仞壁牆屹然綱常禮樂世界得其門而入則爲三千之徒然而能窺見所謂美富者亦少矣況不得其門入如叔孫武叔輩何足道哉

子張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愚按夫子之有武叔其猶舜之苗文之崇乎子貢一言隱然

書泰誓詞盛罪詩韻○彼洗方氣象不然豈足以當言語之科

學而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之求與

愚按夫子之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一句蓋子貢反說以曉子

禽抑亦以見當日辰習俗之弊在上惟求是與在下惟得之

求淪於汚陋無復廉恥故學者遂至於疑聖人而以為

問歟仕者亦可以自省矣苟無得之之道汲汲於求以得後已是識何心哉

子罕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愚按、多能亦聖之一端、若夫子之所以聖、則非大宰之所能知也、苟無其本而多能、則爲小人之才矣、多乎哉不多、蓋因答以寓教、欲學者之務本也、

八佾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愚按、聖人之道、所以振發警悟衆人、豈惟一時之木鐸、其

其萬世之木鐸乎嗚呼六經四書皆木鐸之鄉音也日用尋倫紀綱法度皆木鐸之形也苟有欲治之君行政之臣振之以警世使斯響普斯刑常存不泯於天地宇宙間其於世道豈小補哉

議聖類 凡十章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愚按仁者本心之固有夷齊讓國於心安矣其為得仁視得千乘之國輕重判然夫何怨之有彼據國拒父乃

吏齊之罪人聖人豈與之哉冉有不能省察乎此而猶以為疑

宜其事季氏為之聚斂而不恥也是故學者不通於大義

必拘於俗見蔽於常情不可不思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礼也

愚按聖人之心無斯須不敬無毫髮不謹觸處呈露自

然而然況於尊廟大禮豈肯以其已知而不問此非或者

所及也酬答之頃氣象溫和亦所以教或人直與天地覆

載萬物同其大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

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
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愚按曰知禮則萬世君臣之禮在曰有過則萬世婚姻之
禮在夫娶於同姓常人猶能其知非禮而不可直言諱
君之惡聖人認過處正是存名教處觀其兩答從容溫厚
含蓄非聖人不能學者細玩此章當思所以權度於禮義之際矣

子罕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聞之謂門弟子曰
吾何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愚按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夫子

鄙竟也豈達巷黨人之所得而名哉學者能知聖人之大則亦
知恥於一藝自矣名
憲問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愚按微生畝一辰高隱固而不通者豈足以知辰中之義哉
問答之頃恭而見其直直而見其温曰非敢何其從容
曰疾固也何其明决謙遜之至警發之深斯其為聖人之言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愚按晨門但知春秋為不可之辰不知聖人無不可之辰
他人可以言天與惟聖人則有斡旋造化運量乾坤手段

使得爲之天命可叵此非晨門晨門輩所料若學者
則安分識辰不可則隱於下位能守晨門之行亦可
以少止叩關遊蹤之心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
曰果哉末之難矣
愚按荷蕢輩與聖人同辰有眼不識泰山遂執一偏之
見妄置道喙於無可無不可之中嗚呼堯舜禹湯文武與
能爲之佐者不過五臣六臣十臣而已洙泗興爲之佐者七十二

餘何暇論哉

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愚按聖人之於一世其心卽天地覆載萬物之心欲與之言卽使子路見丈人之意夫子道大德宏包含發育彼狂者自以爲高不知其在聖人覆載中一物爾

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

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
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愚按博施濟衆其猶病諸聖君之心也一夫不獲若已推
而納之溝聖君之心也視天下之滔滔而欲守一身之子子是
誠何心哉長沮桀溺豈足以知聖人若謂斯人自量其
道不足以濟斯世而甘於自潔則可矣

微子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

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愚按丈人徒知不仕之爲潔而不知仕之爲義徒知長幼之倫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聖人惜其隱而固也夫道之不行君子寔無奈何於世運義之當行君子自不容已於吾心集註發然謂之義一段最開益學者詳玩義之一字則不仕以僞義固其宜而苟仕以悖義尤所戒仕者思焉

附門人記群聖道統章

堯曰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愚按此章見道一也堯舜湯武在上為治者、[illegible]在下

爲言教一統相續傳之無窮。於尚書見堯舜湯武之

事業。於論語見夫子之事業。

聖篇總說

此篇謹取論語中所記聖人盛德事實。凡一百五章爲

四卷。欲讀者端拜景仰。如聖人儼臨乎前。望之而有

所尊。卽之而有所準。其心一於依歸。其心一於向赴。如行

者之有家。射者之有的。如群工之環視拱聽乎大匠。如

萬物之齊瞻並戴乎天地日月。無別念妄意之敢萌

他歧異端之敢趨也。嗚呼。生於數千載之後。求聖人之

濟後言高者馳心玄妙援儒而入於禪卑者從志于祿流
於汚下而不自覺孰知聖人之道其精則足以配無極
太極之運而其粗不出日用彝倫禮樂刑政之具其
遠則磅礴古今宇宙之不可窮際而其近不出起居出
入動作飲食之間其事上臨下忠厚仁愛之極其至而其
進退辭受之義則千乘萬騎擧天下之可欲者不足
以動其心其處己接物溫和平易而剛大直方之氣則
非千駟萬鍾雷霆斧鉞之所能屈聽其言最無且
多之救目前之利而天子用之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

配三皇五帝三王之盛下貽國家生民于萬世無窮之
後學者用之進足以致君澤民樹立不朽退足以修己
教人循仰無悔大哉道乎備於聖人之身而散見於
聖人之書聖遠書存然則見書亦猶見聖也既見
聖亦弗竟由聖可不知所警勉哉

論語愚按卷之六

後學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瓊洞胡士藏校

學篇二之一

致知類上　凡二十八章

子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愚按、聖人具道於心、觸處設教、而川流取譬言心功夫道之不息、猶水之不息、洙泗是浚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源、以闡其流于萬世、孔子没、楊墨塞之、至孟子復浚之、孟子没、佛氏塞之、至韓子稍浚之、力不勝、俗儒塞之、至[illegible]

程朱復發之然水未嘗一日息道何嘗一日息哉

雍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愚按博以知約以行之聖人所以循循教人由浅入深自不背於道以至於顔子之欲罷不能斯立卓爾其極可以共道為一然二者却相資為用博而不終之以約則多訛泛濫用處輒差約而不始之以博則偏執固滞用處不著博道也約亦道也始乎文是道之考萬事畢會於一心終乎禮是道之孚以一心應萬事不然則去道遠矣

為政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愚按六經語孟皆故也辰辰温習日有新意則又故在

學者之所以自得者得諸己而後可以教諸人世之綴拾見

聞自謂學富而好為人師可不恥哉

陽貨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

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

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愚按以聖人不如學也一言推之則不好學之弊蓋無所

好而可矣夫仁知信直勇剛六者言之非不美然非學以

去其蔽則蔽勝而美亡矣然則欲除其血氣之病以入於理之節可不勉哉

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愚按好自知入樂自好入然三者層級截然知之者既難知而至於好又難好之者既難好而至於樂尤難知未至於好好無由生求其一分之好不可得也未至於樂樂無由生求其一分之樂不可得也夫道是天地古今公共之物非有所限於人人自知至樂一層又一層一級又一級可不著力向前哉

衛靈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愚按無其有對遠其近對必字尤緊嚴處己接物者不可不知

御選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愚按民之秉彝是好是懿德德者在我者也世之人爲物欲所蔽至於不知豈非不學之病哉

御選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愚按德之與人色之于人世所共見而亦非不共知也然天理常微人欲常勝則二好交其前不免舍此以就彼豈非發乎情者之易肆而原乎性情之難持歟然則欲得其所好必自復

御選

子曰辭達而已矣

愚按存於中爲意發於外爲辭吾辭以達吾意而

已、既達而又有所加則冗長而無味矣

子罕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愚按、三者亦有次第、其功則知以明之、必仁以守之、必勇以行之、其效則不惑而後可以不憂、不憂而後可以不懼

雍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愚按、聖人以知似水、仁似山、以發動靜之美、水之淵深蕩漾、千古寒波自如、非不靜也、然其流不息、得動之體為多、知非勞攘紛擾之謂、而觸事無壅、則靜之動也、山之發育包含而長生意互換、非不動也、然其重不遷得

靜之體爲若仁兆无勢塊守之謂而全美弗變則動之靜也樂壽其自然之應數具知所以爲聖求仁知所以爲賢然仁壽於知多動不如多靜也

子罕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愚按可與共學至於可與適道可與適道至於可與立至於可與權與學之次第循循而進然必自可與共學入知學爲爲己則能切實用力然後能信道愈篤然後能中立不倚然後能達權與變至是已爲聖人之事矣權豈易言哉

子罕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愚按學而不至於達，達而不至於成，其此何異。聖人勉人進學之意深且切矣。世之人但以詞章為達，科第為成，豈知古人之所謂學哉。

里仁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愚按人有仁不仁之分，過亦有過厚過薄之異，此自其已然之迹而觀，則仁者之過猶見其為仁耳，彼小人固不足論。君子亦豈當過厚以求知仁之名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

里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愚按人真知道之可信，則雖死猶生，何問朝夕。雖尋倫

日用之間有所愧怍久闕卽使百年爲人亦何足以盡吾

人之責哉朝聞夕死甚言其近而安正見道之不可不聞

生死有命非所計也彼不聞道者生則冥昧妄行死

則徠細顧惜其終無辰而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愚按衣食以養其外也道理以養其中也愚下之民

於衣食見其美之可慕見其惡之可恥若夫志道之

志所慕在此則所恥不在彼志無二在也學道之士要在勘破理欲關頭

雍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愚按此章萬氏說弘有二美容受弘之體廓大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盡推出去是弘此美最切於學者蓋無其體則道自道而不能收之以積躬無其用則道自道而不能推之以及物然則弘也者人云乎哉道云乎哉學者不可不思

雍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愚按直生罔死乃天理之必然栽培傾覆或有不齊於是乎有幸與不幸之異蓋造化難測之機有長泄為人間難平之迹世人遂以理為可疑非卓然不惑孰能知

此義哉故曰不幸之死死猶生幸之生生猶死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
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愚按觀聖人以事父事君爲讀詩之大法則學者之於詩
其無求之篇什聲韻而已歟夫自三百篇之教遠詩流
騷屈庶於怨此後世之近可者六朝浮薄世運攸係惟陶
於君臣父子之際正矣唐人精於律杜甫之作庶幾憂
白居易元稹已失之宋程邵朱雖不不以詩名其感慨
理義之發餘何暇論哉歟言詩不可不思

陽貨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

愚按人倫之道備於詩而修身齊家之事尤備於二南詩固不可不學二南尤不可不學聖人豈有私乎魚哉處之誨所當然也夫詩惟正風正雅為得之其變風變雅聖人但錄以為勸戒耳後世言詩之士得力處乃入於變而正者無一二可勝嘆哉

為政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愚按思無邪三字須是玩味紬繹有以自得然後可

其言詩蓋詩之為教所以使人感發懲創思出於正

無邪後世之爲詩爭奇競巧放蕩澔僻連篇累什何

補於心身哉

衛靈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愚按可語則語可默則默所以爲知如桓溫之於王猛是

失人田豐之於袁紹是失言

爲政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愚按不知其害小不知而自以爲知其害大夫苟有不知

而篤學好問則猶有辰而知自以爲知則不學不問夫

言無定是終無辰而知矣況又以其所不知之知誤人國

家如王荊公輩可勝嘆哉

爲政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愚按異端之害莫甚而溺人尤深故聖人爲戒尤切今佛氏之說最盛寺觀僧尼幾半天下爲政者能如韓昌黎所謂人其人盧其居火其書豈不快哉

先進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愚按人鬼一道死生一理故知人之道必知鬼之道知生之理必知死之理無他識而已矣夫彝倫日用內省無缺是則人之道生之理也苟於道理上未能領會安能以悟幽明聚散

之教子路能切問而不能近思聖人所以不告而隱教之後來

横死於孔悝之難其亦甚學之未到歟

八佾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

於天無所禱也

愚按賈執其私意欲借俗語以諷聖人之媚己聖人從容

至理渾然非惟可以止其發問之失抑亦以沮其專擅之心

歎嗟呼古今媚竈人何限蔡京之奴隸安石之決門彌遠

之膺侂胄之犬徒以遺臭千載而後來猶有蹈其覆轍者

讀書至此能無愧哉

八佾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

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愚按無素以為之質則繪不可施無忠以為之質則禮不可施子夏因讀詩而有疑因問詩而有得可謂善學矣此其在文學之科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愚按子貢其弟子其觀雖有等差然聖人為教之目學者為學之序皆循其理之自然本非容心於其間者陳

亢初有異聞之疑終有遠子之喜疑私也喜亦私也是則少念之見耳嗚呼聖人在前動息起居無非至敎豈獨學詩學禮而已觀伯魚所以答亢氣象自別蓋有薰陶漸染默觀而化之於亢且未知伯魚安足以知聖人哉

論語愚按卷之七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瓊洞胡主藏板

學篇二之二

致知類下　凡二十七章

陽貨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辰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愚按學者知求聖人於聖人不知求聖人於天天無聲無臭至道存焉天之天也一動一息至道存焉聖人之天也聖人雖代天言而無言之體自具以子貢而終不喻耶信乎如天之不階而升哉

雍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也

愚按行之必由道猶出之必由戶也然知戶之可由者皆是而知道之可由者獨無誰何三字慨嘆乎古嗚呼有道在此而尋蹊覓徑不道之由矣異於有戶在此而踰牆穿竇不戶之由哉學者尚由所當由毋徒失脚一生墮坑落塹者矣

雍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愚按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所謂衷其恒即中庸也蓋新降而有之為天民世衰教壞學絕道喪滔滔凡民其何民之有哉

堯曰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愚按命禮言三者重在知字三無以其警學者尤嚴

然知言過知禮畧審問愼思者能之至於知命非工夫到盡

積力久不能進其於此聖人以五十爲知天命之辰豈易言哉學者不可不勉

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愚按惟義之安而無所求者聖人也此章不可求以命言

所以爲中人設教先儒謂高其閈閎其扃鐍不如閉門

發篋示之以盜者寔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豈苟知義之

不可求則萬鍾千駟猶鴻毛爾何執鞭之有聖人嘗

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述而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愚按如浮雲三字直將古今名利朦朧世界一氣呵開便是青天白日然一章骨子全在樂字上此樂即顏子不改其樂之樂必得其所以樂則疏水富貴付之自然隨遇之安於我何與曾是而誰能以不義浼之哉

述而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愚按聞見寡固不足以致知然不擇不識則聞見雖多適足以為累故聞須擇見須識要之聞見有殊而可從不可從之理則一必窮理而後知所從

里仁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愚按仁知相爲一層要皆忠有主外物不足以移之故長

處境殊而處分猶理則一終身在約而濫不生終身在

樂而淫不生學者當細玩久長二字蓋暫約之約暫樂

之樂猶可以勉惟久約長樂而能處之乃足以見仁 知之仁

述而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愚按仁者之所固有則物之最近者無如仁欲之斯至其

應我甚速也學者須於至後用功否則至而後去矣

要之我欲仁之念無一息而不間然後仁至我之應無一息而不有

里仁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愚按仁與惡如東西兩條路相反誠於仁者必無惡循行識於東心不西苟字是用力處無字是收功處吁乎苟志於仁矣豈有作惡

泰伯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愚按好勇疾貧不仁之在己也其亂固宜不仁在人疾之在己亦足以致亂可不戒其已甚哉故仁者必存寬厚善善之長惡惡之短皆聖意也欲特為力不能去惡者設耳力能去之四凶之投兩觀之誅何患其甚

子罕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愚按夫子借逸詩思人之思為勉學者思理之思學者識知此理在我反而求之於心則安肯以為遠乎哉

先進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愚按天資雖美苟不學則無以進於聖人之奧僅能為善人而已學者可不知用力於學哉

子罕 子欲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愚按夫子嘗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今欲居九夷何也蓋擇居為衆人設聖人所過者化何擇之有哉

子亦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者哉 學者當

於此勉焉則亦何居而不可哉

衛靈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愚按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告子貢以知言蓋子貢未能知也無孚始於堯傳于君而天戒于孔子亦知所謂一則萬物之理不外乎吾身矣

憲問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愚按居者情欲之所在也情欲之所在性理可得而在哉故約情窒欲當如利刀斷物

憲問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愚按愛與忠存乎識識於愛則不能不勞勞卽愛也誠於忠則亦不能不誨誨卽忠也小人之爲愛也以姑息爲忠也以媚悅

憲問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愚按不逆不億是其誠先覺是其明逆之而人愈詐億之而人愈疑惟窮理足以盡物情

衛靈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愚按學者知聖人謹厚之意而充之則當謹厚存心而不萌自是自私之念矣

衛靈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愚按有德者必能有言若巧言則亂德矣必有忍其乃有濟若小不忍則亂大謀矣此皆心術不正氣血不治之病聖教人丁寧至矣

季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愚按人有四等氣質然必均之秉彝好德之民故困而學可

以至於生知變化其氣質，非學不能也。困而不學，乃終於困
名曰民而是非民矣。抑觀聖人之門，若顏子之聰明，曾子之曾
魯，皆能做至聖大賢事業。士之學尚無諉於氣質焉。

陽貨

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

愚按：性相近之性，與孟子性善之善性不同。蓋語其天賦者
則一，而語其氣質者不能一，而但能近，則未遠矣。惟所習善
而近者，復為所習惡，而近者遂轉而遠之，可不謹哉。孟子
只就源頭說，或者至以堯舜桀紂為疑，不知堯舜桀紂
發源不異，到稍轉流處漸別，此氣質有純清純駁之分，故

下流遂失善矣殊習之善惡甚不可移

陽貨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愚按上者得天地之氣極全下者得（天地之氣極偏）歟各據其極而不移所以為上知下愚之別然氣稟固有不齊而上知下愚又罕在人而不全在天哉好問好察所以為堯舜自暴自棄所以為桀紂聖人所謂不移天也有人焉學者不可不細認也

季氏

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歟

愚按千駟之君其無餓之夫其不侔甚矣而民之稱則不在彼

而在此哉之秉彝何嘗重富貴而輕貧賤哉 猶不稱非位所能奪也

雍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愚按宰我不知仁之爲仁故意其惻隱之發不顧其身豈

知仁者理爲美精胸中十分明白苟理不可救是不可從豈

爲人之所罔哉盖仁者必明不明者非仁

子路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愚按直在其中非直在相隱也直在父子也知有父子即

不知其為相隱也苟不相隱則不知有父子矣何直之

有然當君臣之義則君臣又重於父子者是故懷光之子

雖未盡美君子猶或憫焉矣

憲問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

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愚按景伯所言者力聖人所言者理夫子路之見愬於季孫

鄙固以小聖人之不見容於魯此則斯道行廢之一機聖人

固已安然於命之在天而兼忽於愬之在彼也寮何責焉

詳玩之豈唯抑伯之激亦以規由之貌

附門人言 凡三章

公冶長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愚按文章性道初非二端文章是性道之發於外而可見性道是文章之蘊於內而未形聖人之文章即聖人之性道也惟人之才有高低故教之序有先後文章常言低者皆可知性道罕言而高者久亦悟聞之得不得又在學之用功不用功果能從淺入深進而不已文章既得而聞性道亦云後得聞矣苟畫而不知勉豈有得之長哉

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愚按農圃醫卜亦人道之所不可無雖其小故不足以致遠聖人之道無所不包彼四者亦在事物之中耳若許行橐駝管輅皆挾一術之精而身無所益況其遠且大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愚按位者身之所在思者心之所存故君子無思無思之位而不敢萌出位之思不敢萌出位之思正所以盡當思之位

論語愚按卷之八

後學日南石洞范元佊輯 瓊洞胡士藏校

學篇二之三

力行類上 凡三十九章

顏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愚按禮本己有己勝則禮去必克己然後復禮學者能亂一人若顏子分上己思量自家分上己見得不停可倍十倍

用於蓋常人之己與顏子之己不同多矣也常人之禮與顏子之禮亦不同精粗也由己之己與克己之己由己之己也克己求己之己也知由己則能克己矣

衛靈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愚按思而不學則無所得聖人為此言以警學者亦可以見聖人之勤焉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之心即天也然思而不學不可也學而不思亦不可也思而必實之以學然後為有益耳世之人終日飽食終夜安寢無所用心物中無一物而不能遜志以求併思而學而無之可勝嘆哉

為政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愚按學而不思何以遂至於罔蓋博聞多識而不求諸心則情欲交蔽交移所學而入於偏邪昏罔之所必至也而不學何以遂至於殆研擬索而不習其事則踐履無實交移所思而入於空寂危殆之所必至也是故思與學不可闕一

學而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愚按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况酣宴樂之徒不足與言也

[illegible]心者能之敏於事而慎於言忌情輕躁之徒不足與

言也士之力行者能之就有道而正焉求其人親師求教慮
志切者不能然有道之人不數見惟有道之書則幸存苟不
就有道之書以求當然之道則是求無所折衷雖能食無
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慎於言亦難乎其近道矣

公冶長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愚按孔文子他無可取惟以學問一節得謚蓋其處天資
人爵之兩高而能遜志於學是亦人所難能也君子某能
味敏學其下求取文子之長又躬而力行之所學必正所問必
善以去文子之短廓而充之可以造於聖賢之域何有於文子哉

子罕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愚按爲山未成一簣其至於山勤甚易也止之則不能成平地覆一簣其至於山勤甚難也進之則可以成聖人揭此兩吾字所以深責學者之身者切矣學者誠以進止爲吾責惟日孜孜進而不止則成德之功不在吾而誰哉

衛靈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愚按當而後能不讓前則賢往聖何非我師學者求於聖賢而仁是求至之地此正學者用力處苟不向上則必落下聖人所以言 畊求之盡也顏子曰舜何人我何人我亦曰顏子何人我何人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愚按畫則未能說也力不足是在力而非在心畫是心不向

前非在力也求不反之心而委諸於衰哉今女畫三字鞭極嚴

至於非吾徒誨之愈切攻之愈至而終不悟是真畫矣

學而 子曰學而辰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

慍不亦君子乎

愚按聖人首提起一學字學者道所以求聖賢之意事物之

情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也所學得其道而後可以辰習

習則人信之而後有朋自遠方來世之好德者鮮矣學習在我

來不來在人故不慍而後爲君子從學入說從說入樂從樂入

不慍非眞積力久不到

學而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愚按重威所以修其外忠信所以寔其中有損友不如不有故

曰無憚改過則善無由入故曰勿聖人一言表裏具舉學者當

紬繹而體認之夫人必有所主然後外面許多事無不各得其

當哉忠信主則威儀不至爲色莊友得其益而過不晉於身矣

學而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愚按聖人說約三句兩則字有緊重底意二者必不可無也

兩而字有分辨底意、二者之中不可相無也、又非行行之異
而每在行之餘、然亦異乎後之謂文也

爲政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
愼行其餘、則寡悔、祿在其中矣

愚按子張干祿、未必如今人干祿之志、然念頭纔動一干字、便
覺輕內重外、而已於不篤實矣、夫聞見須多、疑殆又須闕、其餘
又須愼、然後尤悔可寡、只緣子張干祿之心急、聖人直將
言行說做急、將祿說做慢、凡此乃因病下藥、然細而推之
修己固非爲干祿謀、而修己自有得祿之理、干祿必無哉

已之時皆理自然、但不可先計較爾

泰伯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愚按恭慎勇直有禮則天理之自然也、否則爲恭之恭矣爲慎之慎矣、爲勇之勇矣爲直之直矣爲之則人欲矣、故君子之學、無往而不辨理欲二字、然後得其宗、君子非和乎親故也、自親故始則仁有等差、豈墨氏兼愛之仁哉

憲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曰按君子小人其初皆具天理之性、保其理則上而爲君

亦失其理則下而為小人毫釐之分天壤自隔

雍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愚按孔孟之後世之學為儒者多矣惟其立心僞而不真故其學只為名譽利祿不干自己分上事盖為學則同於君子而操心則入於小人所爭理欲一毫之間遂有君子小人兩樣之別玩為無為三字學者亦可惕然矣

雍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愚按質勝文如無繪之素光彩不生文勝質如無實之花生意不續故儒者之學表裏兼舉去其勝以求其中而常以質為主

述而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愚按、憂非徒憂、其不修不講不徙不改、而必修必講必徙必改也、

在聖人則非不修也、非不講也、非不徙也、非不改也、而猶以爲憂、所

謂至誠無息者也、在學者分上、則其未修未講未徙未改者

多、眞以爲憂著實用力、其庶乎、然欲知德之爲德而修義之

爲義而徙、過之爲過而改、又要講學、而講學又要所講何學、

講聖賢之學、方知得數件事、而必行之、不然雖憂而欲必行

亦湛然無所底止矣、乾九三爻辭又言正此意

衛靈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

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愚按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能

以忠信篤敬爲之主參前倚衡靜動如見執此以行蠻貊亦州

里也否則辨口以禦人而人終不信飭貌以接人而人終不敬非

惟遠不可行近亦不可行矣噫斯言豈獨子張之所當書紳哉

衛靈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愚按生者人之所欲殺者人之所不欲殺也苟非平日權度卽乎義理之安安

能一朝從容處乎死生之變志乎仁之未熟者也然慷慨當仁其志亦必無害而有成

衛靈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愚按責己常厚責人常薄此固修己待人合當道理非爲遠怨設也

能如此則怨自遠耳然日薄責則非不責其薄焉而已若徇物避怨是落原中

衛靈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愚按君子之取友可不謹哉夫群居則多矣終日則久矣言不及義則

所言皆忘言矣好行小慧則所行皆忘行矣私欲日長天理日消患

害之及其可免乎然世之知難者鮮故爲己之學獨居不學群居

衛靈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愚按四者其本則義其目則四皆天理之自然而必之在君子亦以學最要

義之中本 三禮之中有孫義禮孫之中有信可交相有而不可闕一也此一條最切學者之身

御製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愚按君子之心惟恐知之未至行之未力不敢自處於有能而常自病於無能汲汲進修苟何暇表暴如此則無能者自能不知者自知矣嗟乎小輩有小善便以為能急欲人之我知者此何等說

御製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愚按名者寔之發稱者名之徵沒世則是非定而毀譽平苟無稱焉卽其人無一善之可名矣豈不可疾哉故人當自強於善

御製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愚按持己當矜矜而爭則戾與物當群群而黨則流蓋矜者常失之乖蕭瑀寇準之類是也群者常失之黨曾公亮孫近之類是也故矜須去乖群須去黨

衛靈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愚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己所欲必施於人矣廓而充之由恕可以至於仁猶乎天理之公而無人己之限然行之須以恕先儒陳氏謂如己欲孝欲弟必使人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便是恕自漢以來不知恕字之義只說且恕之不輕恕之意是己有過自恕人有過又併恕乃相率為不肖之歸此義之不精學者所當知

衛靈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愚按無食雖死而不失為人無道雖生而入於禽獸故有道之餒為伯夷無道之飽為盜跖君子擇乎二者則知所謀之先且憂矣況於耕之餒學之祿亦二 聖之自有哉憂內也謀外也不憂則所謂飯蔬飲水樂在其中陋巷簞瓢不改其樂何暇謀乎

衛靈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愚按遂過之人不可以入於善仲虺稱成湯之美曰改過不吝聖人且如此學者可不戒哉

衛靈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愚按貞者乾四德之一正而固謂之貞苟不正而固則為尾生之行何益哉聖人於文言繹易之貞曰貞者事之幹貞固足以幹事固不離貞則多可幹矣讀者宜深思焉

季氏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愚按三者之過戒之當自不妄語入然必平日有涵養切定工夫然後而發言其可人

季氏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愚按三益節禮樂最切然三者不可一無無其一則未足爲益
三損宴樂獨甚然三者不可一有有其一則皆足爲損樂也天理之
樂心日開明人欲之樂心日昏蔽古今成敗存亡之迹歷歷在眼總不出
此兩般究其原生于敬肆二字耳敬則念頭向益上去損無自入肆
則念頭向損上去益無由入嗟乎益無之樂由不已手舞足蹈何快
如之損之樂不已志墜神頹而憂至矣可不謹哉

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
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愚 夫人之血氣所流因時而各甚故聖人即其甚處定戒之然

者之戒、亦須徹首徹尾、自少至老無非戒之之時惟日孳孳汲汲天理必使德性常用事、而血氣不妄動庶乎其可矣、

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畏彼畏則為君子不畏則為小人易之乾乾書之業業大學之恂慄中庸之恐懼皆畏也推此心天命大人聖人言儼然凜然無一非我當敬不然如王莽藉口天生德之言陳賈輩目朱門為偽師偽徒王安石指春秋為斷爛朝報其禍可勝言哉

季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愚按九思統於一心，一心存則九思應，此學者省察工夫，可而進

可以至於不思而得之域矣。

季氏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愚按世衰道微，此二等人世皆罕見矣。此學者知至意誠

篤信自修，至於窮達一致，體用備具，斯人也其完人耶。然

必循序勉進，由前一人等可以為後一等人，縱不能為後一等

人，猶可為前一等人。不然，吾不知其為何等人也。

子路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愚按恭敬忠都是一理居處須要恭執事須要敬與人須要忠此自然不易之理聖人一言上下貫徹學者可以之治一身君人可以之治天下雖之夷狄可不棄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言功彼言效而其意則同夫理之為理盈乎天地宇宙間初無遠近之限循理則何之不可悖理則無所之而可

（子路）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愚按子貢三問聖人以三等答言信行果之士固其下者苟能自強勉進保守其良知而輔益之以學問豈亦不可以列至於上士哉斗筲從政有不識人之固者

子罕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愚按聖人之心無窮故常見其不足事生死是大節目戒酒是小節目一言而大小皆致其謹所以為聖人之言歟或學者未有不謹於其小而能謹於其大書有酣歌之刑詩有言之罰其以是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愚按三軍之勇在人也故可得而奪志在我故不可得而奪吾人鼎鑊在前矢石交注而安閒自若者亦在我者之定爾

1987
VHv 349/2

論語愚按卷之九

後學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瓊洞胡士藏校

學篇二之四

力行類中 九三十九章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愚按志於大者忘乎其小者也、學者能打破貧富關則足以為進道之基矣此子路所以見許於聖人歟、雖然此特見者之善耳求乎大學之道、所以止於至善者、豈以是盡哉

學者苟有子路之志、擴而充之、日進不已、到不改其樂處
則知不忮不求之為未足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
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愚按、存乎其中者不重、則見乎其外者必浮、苟思為之難、
則不易於言矣、言行相顧、不亦仁者之事乎、此凡人皆當
然而於輕躁之人最切、牛猶疑斯言為小、不知聖人但就
切寔入德處說、而大小無所不包、宜乎其終不喻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

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愚按司馬牛於聖人之言每每疑問蓋其資質既低學力又淺故不能深喻聖人之意若夫學者自修平日有不疚之寔則臨寺內省雖當憂懼之事而無憂懼之心不亦君子矣乎

顏淵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愚按德是心基非積累之不高惑是心障非撤開之不明玩主徙二字則知崇蓋非主徙何所歸非徙主何從進玩欲其二字則知辨蓋欲生愛之惑欲死惡之惑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愚按、此章當與告子張參玩、主忠信徙義、則凡事皆我當爲、安有計較得不得之心、愛惡惟人自取、而不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安有一朝之忿、以至忘其身與親哉、至於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八字、因其切問而切告之、攻己之惡、則惡不留於身、攻人之惡、則惡轉歸於我、此學者最當用力處、

里仁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愚按、君子於富貴貧賤、欲惡與衆人同、惟以道之當得不當得為權度、則與衆人異、仁常在我、物不能役、暫寺急境無不安乎義理之當然、非君子何足以與此

里仁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愚按、仁非自外至也、自然固有之良知也、未有用力而不

足者也由用力自可以進於好仁惡不仁之事玩蓋有之
我未見效語雖為疑辭以示不忍絕天下之人又為難辭以
深警學者之不肯用力聖訓丁寧備矣志仁之士必奮然
為事斯語之顏子而毋為今女畫之求則皆可漸使之明
弱可使之彊何仁之不至哉苟未嘗用一日之力而徒以不
足自解是無志而非無力也烏足以與於此

(里仁)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愚按無適無莫之中非義則無可據此章之旨重在義
之與比四字蓋其應事接物無所容心惟當然之為主

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易曰、無思

也、無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斯之謂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愚按、此章大意全重在恥字、知耻於躬之行、則必知節於

口之言、躬與口相應、工夫自恥字起、故皐益伊傅周召之謨

訓皆先有諸己而後出諸言、若陳平以相職對文帝、安石

以世務說神宗、可謂不知耻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愚按、約是持心妙訣、以示教人用工、蓋人心常危、道心

常微故放之易而約之難必也常歛此心於規矩之中則見諸事自不敢逸於規矩之外豈不足以寡過哉

里仁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愚按此敏字警学者最切言要訥行要敏氣質之輕者可変惰者可化豈誘為固然哉大抵言有餘而行不足学者之大病非奮然於心決捨不得故敏字有勇鋭不可當之勢

爲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愚按以車之必不可無輗軏喩人之必不可無信切矣

人皆知行事而獨鮮知行己何哉本於志不誠心不正尔

斯人也難乎其為人歟

為政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愚按非鬼之祭在諂見義不為在無勇原其心則私而已私故惑於禍福奪於利害又烏知祭其所當祭為其所當為哉故學者在正其心心正則明生智足以辨是非何至乎諂氣足以配道義何至乎無勇

陽貨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称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礼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者亦

○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愚按不美之人遇明鏡而知其惡不善之人遇聖人而見其惡然則聖人之惡惡猶明鏡之惡醜爾聖人之惡者四悖常之顯惡也其誅惡之心公子貢之惡者三假善之隱惡也其辨惡之心嚴

陽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愚按當聖賢不惑不動心之年不惟無可聞之善乃有可惡之惡精神志慮從此衰頹尚何望其長進哉噫斯人也幾何不爲原壤之老賊歟

公冶長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愚按自訟其過於內蓋人欲將去天理已萌之寺即是之一陽生而為復也訓中一內字尤緊示學者須於不見處省悟然後有改過遷善之勇已矣乎吾未見雖為嘆惜之辭而寔有拳拳不自已之意此其為聖人之心歟

公冶長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愚按再者應事之思非為學之思也學者務窮理力行思之又思所謂君子有九思是也而豈但三哉使文字為學工夫思到精熟是非可否已有定見遇事商量既

得便行何至於多思以起惑哉凡臨事多思皆學識未到而私意横乎其間故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愚按宰予在聖門言語之科而力行有所不及聖人因其晝寢而深責之所以勉進之也禹惜寸陰湯昧爽丕顯周公窮夜旦之所思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聖人且如此況中人哉知自強而後可受教學者宜勉之

衛靈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愚按、一求字、便有君子小人兩樣、道德事業從己分上着力
做來、無所事於外、所以為君子、富貴聲名向人喉下取氣
討得、無所有於內、所以為小人、

衛靈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愚按如之何如之何、即再斯可矣之意、夫慮事貴乎審處
不然非躁則愚、正如病在膏肓、良醫無所著力、此等人相尋
於世、大足以害天下、小足以害一身、可不戒哉、

學而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

〇而好礼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

〇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来者

愚按樂與好礼則無諂無驕已在其中聖人之言大小精粗無不具挙類如此然学者用功必從無諂無驕入積之不已自然忘乎其貧富者也子貢蓋曽用力於無諂無驕二者一聞至教豁然開悟觀其引詩言一篇觸類旁推聞一知二斯其則矣聖人所以與之

里仁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

愚按思齊則不以賢讓人而力於為善内自省則不以不

賢加諸己而力袪去惡大抵學者之學爲己而已故賢不
賢在人而啟發感悟之機在己此與三人行必有我師
章意同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愚按子貢以言語名故聖人就他有餘處點醒夫能
言者多不足於行故君子必先以行爲言之基則言出
而人信之不至於大言無實矣學者進修無切於此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
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

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愚按聖人之於人猶天地之於萬物日用間與我接有三等無不各得其所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意蓋如此顏淵亞聖者也其用心公平廣大不自滿足而子路之善自在其中但不及聖人之渾然無迹尓若子路雖不及於顏子而其心坦然無物我之私廓克此心亦可以希賢希聖矣讀此章見聖門之學以躬行為本而自取甚確學者能克治其私求為子路由子路以求至於顏淵則數仞之墻庶幾從可窺矣

公冶長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愚按上如字提挈世間無限低一等人下如字警覺世間無限高一等人夫資質之不可恃而學問之所當勤聖人且尔況學者乎然好之為言蓋見夫理之無窮貫童老而不息造其極為聖隨所至為賢不則間斷滅裂搜獵苟且高入荒唐卑入利祿雖學何益哉

述而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愚按此於家是教人下工夫處志不可於非其道據不可於非其德依不可於非其仁游不可於非其藝道德仁

藝皆道也、自其寔理之常行、曰道、自其本心之不失、曰
德、自其所得既熟、曰仁、自其所用必適、曰藝

（述而）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愚按啟發在聖人、憤悱在學者、聖人之施教、學者之
受教、其機相迎而投、未嘗强聒、此所以爲寺雨之化也歟

（公冶長）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
尔所及也

愚按、子貢患在能言、聖人嘗以先行後從教之、非尔所及
非畫之使不進、盖勉之使漸進也、使子貢知此、著力行之、

克怨為仁、由生人慾、豈無及之者哉

（述而）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愚按、慨義理之無窮、奮發將去而憤生焉、故憤至於忘食、喜道理之旣得、從容自然、而樂生焉、故樂至於忘憂、憤樂更迭乎朝夕之不倦、而俛仰倏忽乎年歲之將高、其為人也、其為天矣、非但葉公輩不能知、子路亦何能以形容之哉

（里仁）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愚按、利者、悖義自私、固有可怨之理、故及利之積、怨安得

不多然故於義亦非無怨在我無可以致怨則怨出於人
非所計也此章深戒在利緊戒在放以示學者慎所行焉
非重在多怨字但能捨利怨亦少矣

述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愚按傳說告高宗曰不師古訓于何其訓又曰惟學遜
志務時敏此章提出好古與敏字聖人至訓如出一轍其
為萬世教備矣嗟乎古之生知猶孜孜於好與敏可以中
人而不好不敏者哉

述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愚按、常人知善者之可師、孰知不善者之亦可師哉、夫善在人、而從之、機觸於我、所謂見賢思齊者也、不善在人而改之機觸於我、所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可從可改、無往非師、玩必之一字、見理之必然也

述而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愚按、此為聖人自謙之辞、亦可見文易而行難、文可以猶夫人、而行必得諸已、學者熟玩乎此、文不求于過人、行常憂其未得、則庶乎君子焉

述而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愚按此章卽別小過用過乎儉之義本爲救奢而發然學者知此亦可以去奢崇儉矣

泰伯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愚按此章見古者以詩禮樂爲敎人之具次第習熟始乎歌誦美刺勸戒是非以起其善端中乎操存氣血收歛精神以立夫寔地終乎流通融化以養乎和平樂順之心今遺書雖在敎法尽廢學者能求其本則知詩之本在正禮之本在敬樂之本在和而本又之於吾心斯

可矣

泰伯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愚按學不至穀亦有志者所能然至於三年學已有成能無子張之問者少矣夫穀者朝廷尊賢之常經學者居子爲己之本分穀不穀有命焉伊尹之鍾駟顏子之簞瓢初何嘗與於我

泰伯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愚按細玩如恐二字蓋有著力向前而不落後之心學者用功如此其急可矣

子罕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愚按聖人一語勸戒兩存學者於以興起於以警惕其無以可畏之後生為不足畏之四五十哉

先進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愚按聖人不得已以言為造化同功異器各適其資

進弱退强無非聖教学者知此而勉於行雖不敢後
而不爲由之兼人雖不敢專而不爲求之不勇庶幾可
以約義理之中矣

論語愚按卷之十

後学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琼洞胡士藏校

学篇二之五

力行類下（凡十九章）

顏淵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愚按答仲弓二十八字都作一脉串透存於内須敬故出門使民愨如有大賓大祭在雖未出未使亦然應於外又須恕人己一体故勿以己之不欲施諸人雖不得已施之

亦理當然而我無與則自近而遠無有惡我之不是者
蓋仁不出一箇是而矜莊守己溫厚愛人之意常流行
乎其間尔豈可姑息以為仁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愚按子於參見丁寧鄭重吾道非參無可傳也聖人備
事物之理於一心日用常行無處不當如安之信之懷之
斯立斯來斯和猶天地發育萬物而萬物不知其所
以然雖曾子學習力行工夫既到亦必待啟之乃悟況其

他哉自聖訓一發道統燦然曾子因之以忠恕明一貫不惟三詩問者易曉千載下有所依據演繹學者潛思默契得其門而入由著力之忠恕以求自然之忠恕則見所謂一貫者在古今聖賢一大心上法宇宙一大分上秉侭在天此

顏淵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愚按子張認聞為達問達病在求聞聖人兩析語是

兩岐攻剞、蓋真修於内而違、其僞為於外而聞、念異境分

不可強合、学者務達、則真德自進、而循、以至於必達、務

聞則虛誉。雖隆而墮、以墜乎。無聞玩違也者聞也者二節

明白、晰、不為子張者勸焉、

樊遲請学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学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

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礼、則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則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愚按是寺人心趨於伯術、争事富強、故樊遲志在農圃、欲

以今日之所学為他日之所行移其利己之術為利人然不知其本而所見則卑鄙矣故聖人極言好礼好义好信之效使知治國之要寔不出此而學者成己成物之方亦不出此其旨嚴矣其流不已猶有戰國之許行者可嘆勝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対雖多亦奚以為

愚按詩三百可謂多矣然誦之非欲資其多也貴乎涵泳大旨優游深浹自然温厚生於其心和平見於其氣風諭發於其辭以之為政必宣矛而達物情以之使四

方必婉正不辱命而無待介助誦之善者如是後世失其意而務創新侏知詩者無幾其闡音律較工拙皆是古之心氣辞俱亡可勝慨哉言詩當玩此章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愚按禁遏其情而非除去譬如藏毒腹中閉盜門内行之機已伏於不行矣豈惟不足以為仁亦無與於求仁焉参考答顔淵一章見氣象境界自別憲問告不同豈非蔽其能不自悟其病根之固在哉学者亦當深戒

子憲問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愚按身之在境此逆而彼順故心之在境此難而彼易

儒者讀書窮理知命知分能居貧則居富誠不難矣

子憲問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愚按言之不怍則言長已不想到為矣此一重口給小人尚

何望其能為哉

子憲問曰古之学者為己今之学者為人

愚按饒氏論此章當看者字同此一箇学但学之者用心

不同若後世刑名術效記誦詞章之学則所学已異古人指

見何必更論其心之同異孔子之長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其言最精切嗟乎今復々今悖古彌甚聖人復起々其慮當如何學者果能涵泳至訓自拔於流俗之外則知所以為己矣

憲問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愚按此章當就恥過二字用工蓋言不恥則浮行不過則怠言有餘則為不可磨之奎行不足則為不可雕之木可不戒哉

憲問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愚按務克己者無事於方人聖人但言不暇為示學者以所不當為也見賢思齊是存之於中方人是形之於外存於中則有自強之寔形於外則無自治之誠

子【里仁】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愚按求字當細玩求諸己而非求諸人也君子諧学明道無一事一理之不會自然人知而位有矣苟無可知之寔而求知於人幸而有位其能久而不仆哉

子【學而】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愚按不己知失在人不知人失在己故為己者患失

已而已

憲問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愚按求知而不求能務外而不務內此學者之大病也

故聖人之教於此不厭其煩

衛灵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愚按礼有務施報但循乎理之當然乃得其平若報非其

施則將有矯飾沽名而忘君父之大仇者

衛灵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

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

以礼未善也

仁愚按知仁存於内莊礼發於外可以成己可以成物如黄金

經百鍊以成如白璧無一瑕可指其明德新民之事粲然必

本立乃可尙末大舉乃可責細

衛靈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

仁而死者也

愚按仁之在人其生之有水火之利而其殺之無水火之

害人未嘗憚水火而不用獨憚仁而不為何哉聖人設譬

以教人可謂深且切矣

陽貨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者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愚按世愈降人愈偽必克今之疾又必克古之疾然後可以為無疾之身非奮然大着力不能自拔終至於亡矣嗟乎古之疾尚輕今之疾已重聖人辨詆即卹世之仁心也養身者宜深察焉

陽貨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愚按心之所以能主身也以有所用也苟置之於無所用之地則如不繫之舟不御之馬悠悠泛泛不知所止將至於放蕩邪僻無所不為歟其咸人豈不難哉博奕非賢而以為猶賢聖人甚言以深警之學者可以惕然自省矣

附門人言九十九章

[泰伯]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愚按容貌顏色辭氣皆修身之最重者曾子日省工夫

誠篤確寔殆非常人所可跂及故將死之言超然獨識如此兆道之不講於天下久矣平生既以病其心將死何以善其口器效之末君子非不知也特不以此為貴尔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寔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愚按能為能多為多有為有寔為寔則夸惟其問於不能問於寡若無若虛則無夸犯而校則有我惟其不校則無我此天地之量聖賢之心但猶見其迹所以為顏子之大賢至於無迹而聖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愚按天地萬物皆其体、重莫重於仁矣、而志仁者以之自任、非弘何以堪、人生百年乃爲期、遠莫遠於死矣、而仁仁者至此後已、非毅何以至、士可不勉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愚按子成之失、在何以文、子貢之失、在猶字、学者能推類

論下 二

之為本文之為末質之為重文之為輕質存於中文發於外則能有得於文質彬彬之教而無二子之弊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愚按德已到手曰執然德非一善之可名故不弘則所執者自孤而不足以語大道已入耳曰信然道非半途之可至故不篤則所信者復廢而不足以及成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愚按十二時寺寺察其所未有三十日日日守其所已得非篤於為己者不能下如此工夫不然日月至焉一日暴之十日寒

之豈貫聖之所謂学哉當寺聖门從遊領畧至教自顏
曾終日不違終日三省之外子夏其庶幾於進哉
子夏曰博学而篤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愚按学須博而学非志不成故又須篤志问須切而问非思
不悟故而又須近思四者在心則心存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愚按学者之学猶百工之肆也故君子之於学當如百工之
於居其肆然又重在事其道二字盖非其道則為徒学猶
非其事則為徒居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愚按文非君子之所貴有過而文則其過愈重此其所以悖改正相反所以為小人歟

子夏曰君子有三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咱其言也厲

愚按所謂変者非変也德至於聖則有自然之中故望之則見其儼即之則見其溫咱之則見其厲從容天理自然而然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愚按德無大小皆當有閑子夏之言未免有病然亦可以為觀人之法苟於其大者可觀則於其小者亦不必求

備矣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當洒掃應対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矣

愚按君子之教本末兼該学者所至浅深各別子游之言固是不知備其序者如子夏所言士亦知習其事而求知求其理也若於洒掃應対進退之中而知所以洒掃應対進退之義由此而上亦可以漸造其本矣

子張　子張　子張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愚按喪固致乎哀而礼文亦不可畧集註以而止二字護

子游抑亦以輔学者之不足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愚按子游護子張之才曾子護子張之貌然則務外好高豈非

学者之大戒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悪居下流天下

之悪皆歸焉

愚按天下之悪皆歸紂非天下之悪紂也紂自取之耳嗟

亦一念有紂之顛即一生有紂之累可不戒哉

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愚按君子寡過故有過人皆得而見之過則不憚改故雖暫有晦旋無太甲初年顛覆未幾改悔先仗比之日月脂蝕一復其舊光彩炫耀萬景俱新其此章之謂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矣

愚按集註非生質必務學二句蓋推廣子夏之心以救其詞氣

抑揭太過之弊而勉学者之不可獨恃資質也蓋美
亦必資於学問而学問寔不出於人倫不務本矣以為
学哉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礼遠耻辱也因不失其
親亦可宗也

愚按易曰作事謀始此章大意其謀始之謂歟蓋義而
可以為信礼而後可以為恭親而後可以為宗苟不謹之
於先必至悔之於後君子與人接物之間信不可無當思
之可復恭不可無當思恭之遠耻因不可無當思因之

可宗

子〻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愚按四者固士之所立乎其大、然曰其可已矣、則子〻張之病處、士之為士、豈止於此而已哉

附門人記一章

子〻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愚按、看子〻路之心、在一恐字、斯長也、前聞未行、後聞將至、皇皇切〻、著急在心、斯其所以為勇歟、

論語愚按卷之十一

後学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琼洞 胡宗士 藏校

学篇二之六

孝弟類 九十章

子曰、父在観其志、父没、観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愚按、兩観字、見人子所處不同、長而所向所發、皆足以観孝、惟没、長、父重在三年無改、三年之心、專在哀思、不容有別想也、急於行、則忘親而非孝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愚按無違二字之意聖人以礼發之然則非礼者豈所以孝其親哉今人於生事葬祭之間或得為而不為或不得為而為之是則為孝耶為不孝耶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愚按人子之身受之父母然受之者多不能自愛而父母愛之故孝子必知父母之心不幸之疾猶恐以貽親憂況

悖理縱欲自作之孽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愚按生我劬勞功德罔極所當致孝之念曷有窮已世之人或至於蔽欲忘親不亦人而犬馬乎故不敬則何養之有子游之賢聖人猶以為戒況其他哉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愚按知難于色必知難于心苟易其心則勞可服也饌可

奉也色不可和也何足以事親哉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愚按人子之於親視其有過不可不諫而觸其怒亦不可也非心存愛親致其和樂孝敬之寔安足以感動於父母哉為人子者不可不知此章之義

子曰父母在不可遠遊遊必有方

愚按人子受親之德無極而報親之日無多此孝子所以誠敬戀慕不能遠遊如不得已遊必有方聖人所以感發人心扶持世教其言無不備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愚按玩喜懼二字想見於承歡顏樂之中有顧影徘

徊之意喜有限而易過懼將及而難防蓋在我猶可不

知之年而在天有不可知之年而念交經不能自已聖

人之教人孝備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

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愚按聖人之答子路只說所以處二倫蓋以救子路行

行之失學者獨須而克之未有盡道於朋友兄弟而不

能各道於父子君臣夫婦者也蔡氏謂後世父兄之所告詔
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掄選記誦而已耳人道之大
端不暇講也悠々千載誰革斯弊然士之從事於此者
必能如子路之問而後可以服膺聖人之言苟其心先為
功名利祿所役則同卷如面墻耳尚何求士之所為士
者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愚按學者能推聖人之言意孝友之寔廓而充之在家

則為一家之政在國則為一國之政在天下則為天下之政遠近親疎一理之推用舍行藏其道無以異也則亦豈有為政不為政之疑哉

附門人言 九五章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愚按仁者原於人性之所固有然人多為物欲所蔽不能廓而充之故君子必求仁以復其性而行之自孝弟始

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而人道盡矣、豈止於不犯上作亂而已哉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〻兢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愚按、即其体之能全知其心之能全矣、所以然者、都自戰〻兢〻臨淵履冰中來、臨死效言、光明俊偉、上無忝於吾親、下足警夫小子、遠可以垂訓萬世、貫矣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愚按、曾子就天理呈露處、點出自致二字、要之發揮聖教

提醒人心必從至性中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愚按故老世臣、咸規舊典、多不便於少年紹業之朝、非篤孝忘私鮮有不改、聖人取莊子一節、所以為萬世人君之法、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愚按德原於吾心之本然、而施之必自親始、哀痛之中、莊肅戒謹存焉、恭敬之中、悽愴怵惕存焉、盡厚之心存於吾而歸厚之機觸於彼、故曰草上之風必偃、

交際類 凡六章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愚按聖人取平仲大意在久字夫下交而能敬常情皆然漸熟而能敬猶未足以為善也久而敬則真能敬矣夫發於外積習而未嘗衰必存於中操持之無或得怠如是則交之賢者樂輔以仁其愚者亦將悅而敬之無往而不得於人不亦善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愚按五倫之中朋友以義合其合惟以責善輔仁此外無所求焉可以責善輔仁則為益不可以責善輔仁則為損故擇益而不擇損其機在我非如天屬之不可一旦絕也然世之人往往失之於始得益常少得損常多益損相雜於其間益者難以為親而損者又重與之絕必翻然有好直好諒好多聞之誠庶益者日親損者日遠此為不慎始而欲圖終者思云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愚按士之欲為仁、猶工之欲善事、欲善事不可以不先
利器欲為仁不可以不先師友、夫得其師而師之、則是
心目生有所法而進、得其友而友之、則忠告日至、有所
勉而修、然後足以為成德之君子矣、不然前無嚴憚、
無切磋淪胥為惡、何仁之有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愚按此章重在忠與善字、不忠不善、無以啟發而感
悟之、然締合之誼、在人而不在天、則告道之機、由我
不由彼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愚按蘭香鮑臭丹赤漆黑習染轉移真可畏哉擇居一節聖人所以教人備矣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愚按方以類聚然則德者類之所必聚也故萃之彖曰利貞聖人釋之曰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附門人言 九五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謀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愚按、曾子之賢、猶日三省、況其下哉、夫此身得於天地、自有良貴、故省己可以成己、而謀身又致於失身、不可不戒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由〔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愚按、司馬牛憂、人情之所必至、子夏之言、專以寬慰、而不覺流入於墨、集註以如字足皆字之義最精、大抵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以義制命、以人成天、又在乎自

修而已矣蓋不安於天命而爲無益之憂固不可委之
天命而忽自修之寔亦非宜故君子敬而無失恭而有礼
無失則非暫敬之敬有礼則非足恭之恭盡在其我以順
受天命之正亦何憂患之足言哉學者當求子夏之意而
不必拘子夏之辭此即立命格天要訣雖遇變而常理自
在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愚按切切偲偲朋友之義蓋知行工夫在我非朋友則
孰爲之助而以字見此外無所以也能如是群居安

有雖而三損何自至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之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愚按子夏之失狹子張之失泛然則君子之於交親

而遠損斯可矣何可為子夏之拒亦何可為子張之容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愚按子游論子張曾子效子夏古人朋友海責善每

如此後世則以識亦為惡矣

附門人記諸弟子 一章

(先進)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愚按此章先儒以為聖人之言指四字之偏而深警之也然求之四偏之中則師之無實由之無文其病最難医而愚者之厚魯者之寔偏中自有是處宜乎魯能傳道柴能近道而師與由終於不至歟

學篇總說

此篇謹取論語中論學處凡二百二章為六卷間以

致知力行孝弟交際、隨章意而類分之誦斯言、想若共

聖門高第親炙于江漢秋陽太和元氣前省象之三克

顏之四守其所已得、求其未能、磨濯吾心、周旋人道、以庶

幾所謂正鵠嗟乎目前應物無非彝倫日常用之常紙

上餘師無非心得躬行之教、由希賢而希聖自成己而

成人儒者之學無餘蘊矣、

論語愚按卷之十三

後学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琼洞胡宗士 藏板

仕篇三之一

上仕類 凡十一章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愚按孟子曰齊人知有晏子而已矣愚亦謂齊君知有晏子而已矣聖人爲斯世斯民而仕知吾道之必不可行而去豈計齊之如何待哉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愚按子路天下之大勇也車馬輕裘共敝無憾敝袍狐貉視猶頓忘況於子弟服勞又烏肯以困苦流離易其志此夫子所以許之與惜其為勇所驅不能裁度之以理故無以抑其憤世之氣而輒自喜於浮海之從嗟乎豈所以為聖人之藏而聖人德盛量洪豈真恝然捨世以長往方許而遽歸則其循循誘掖一何深且至哉學者涵泳俟勇過我無所取材八字歟其氣質之勇以求所謂義理之

亦其庶幾矣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尒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愚按常情以得不得爲行藏故中人猶畏命而不求以人則逼命而無恥惟聖人直以義之安不安爲行藏兩則字其理在我更不問命集註取尹氏之説曰命不足道也其開示後學最切矣三千之徒獨與顔子有之此豈易能哉然學者須持畏命之心涵養充積惟得而樂生以

是希賢希聖亦無不可、子路偏於血氣之勇、至以行三
軍為問則舍之豈能藏焉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愚按齊人不能用聖人、猶恐聖人之得甪於魯、然則非
不知也用之為難耳嗚呼、聖人道德、孰不知之、惟其恨
於便欲而弗克申舉天下皆齊魯也、栖〻于行、豈非天耶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愚按已矣夫三字、用舍行藏氣數自在而不能自已之餘
意猶可於此想見、噫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之道、其

如天何爲歟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夫子之心則如斯世何此辰此語此想豈果我輩所能測知然悲辰之不遇己則爲聖人之惓惓惡己之不遇辰則爲常人之悻悻學者於此當有辨焉庶幾知所以自樂矣

色斯擧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辰哉辰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愚按玩斯矣二字則知見幾之不可不敏玩而後二字則知擇處之不可不審物之辰哉如此人當如何

哉聖人於剖發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辰此即嘆
雉之深意豈子路所能知哉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
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愚按美玉本以沽而非以藏然沽之可待而不可求
待則其信全求則其美失聖人固欲行道以救世而
終不枉道以從人無他於理欲上分明耳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愚按此章當細分禮與諂二字君臣分義截然於禮

高地下之間世至春秋礼教崩臣節壞下之諂上無所不至而於所當尽礼処反不能尽遂就於疑聖人之諂可勝嘆哉嗚呼礼者天秩非人所私無礼於君見者必逐此数語從容温厚含蓄不露而所以誅當辰警後世最嚴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愚按聖人不衰世運不衰聖人之衰世運之衰也以義堯舜禹湯文武之身而有周公之夢共吾從周吾其為東周意同固急於濟世之心亦安於臣節之心克之而思其

次也聖人得位天下大同何有於周公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愚按三人非欲為仁也隨分所遇惟理之安不幸遇一不仁而有三仁之迹迹雖異而三仁之心則未嘗異無他自獻于先王而已聖人表而出之見觀人者不于其迹而于其心

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愚按此章為千萬世存名分之大防立太君序之大

法聖人於删詩皆称文王於春秋書春王亦此意

論語愚按卷之末三

後學日南石洞范阮攸輯 琼洞胡宗士藏板

仕篇三之二

中仕類 凡十八章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愚按是時聖門高第多仕亂國豈果皆已信於斯哉亦量其材之可仕則仕耳此聖人所以使開惟開也見得其大而不遽安於其小則答一言想見見道之明志道之篤進道之勇忽出於聖人意許待之較諸子尤覺著寔故

說他比使他又深一層噫古之仕以理決也則可否之裁度常在已今之仕為欲軀也則得失之遲早每由人學者思焉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愚按此章開首八字是相須兼是四者則能審於去就出處之義不然則為二等恥人而已矣彼許行陳相篤信而不能好學召忽荀息守死而不能善道正見這八字尤不可缺一夫學共守學者大本領非學則守不到

無守是學未成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穀道耻也

愚按聖人取學三年不至穀者穀非君子之所事也提出兩穀字為仕者之耻彼肉食而無遠謀素餐而昧先幾二般人皆可點醒學者就此求之宛然憲問聖言在耳又之於心而無陷於耻其庶乎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

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愚按武伯三問仁只以才答蓋勇也芸也知礼也皆
足以擧一戒若人欲难克心德难全彼固日月至焉何可
驟語而仁体至大亦非武伯所知聖人辞氣和平所以
勉進人於精神在不知二字上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
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愚按此章集註但取吳説置圈外蓋聖人亦非有
意於單攻他長以見所短但德盛則言精細認有字

而子產之爲子產可想像得之夫君子之道莫大於行己事上養民使民能以恭敬惠義爲主雖其人未必純乎道其事則合乎道矣學者勉焉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愚按子張未識仁之爲仁故因其事而欲斷其仁心不

知事僅可而心則私者有矣仁豈易言哉忠清亦不在仁之外但近名而非出於自然則非仁尒聖人不輕許二子正所以教子張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愚按凡人智多不能愚蓋安常順處於有道之世者每遠危避險於無道之衰武子犯難不顧其迹似凡人之愚就中能使君與身兩全更高出凡人之知之上則所謂愚者非真愚愚字特对知字說故曰愚不可及也

欲仁傑原幾焉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愚按玩三也與字有藐視人才之意陋哉聖人三以何有答所以進三子而深警季氏也然此乃用人者所當知亦有志之士必也兼三子之長加之以學問學而優則仕不然且當爲漆雕之守而無急急於仕與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愚按謀非所職君子恥之蓋越位之謀每出於炫長好事者之所為也可不戒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危言孫

愚按危有截然難濁之擧高人不得而浼我也然失其正則流於矯激而非危矣孫則有渾然不露之順人不得而犯我也然失其正則入於阿諛而非孫矣故非存養之正不足以語此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之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愚按以仕者忠於所事而言忽非仲之所及以仕者有安天下之功而言仲非忽之所及且糾白皆庶出而白兄也糾以義白當有齊忽慷慨殉糾之難其節苦而守已貞仲從容佐齊之伯其功高而及物廣子由勇於義者故重之忽（之死）而輕仲之生聖人就仁者事業處許仲亦以曉由也與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

愚按，子貢不取管仲之相桓，意以為桓不相也，夫桓齊公子也，為糾之兄，其得國也非不正，當是辰周室衰，諸侯橫，生民被其患，諸侯無所統紀，仲不相則齊不伯，則齊不伯則周室亡，中國必為荊楚，子貢直言仲相齊之非仁，是徒泥臣夫之諒，而不通仁者之權宜，聖人以此曉之，使子貢就王伯本領処问，而論仲之未仁，聖人必不如此告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共文子同升諸公，子闻之曰可以

爲文矣

𢘾按意分舊貫順乎理也、順理則氣象光明、不亦文乎

在上位當存文子之心而後無遺賢、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𢘾按勿欺積於平日而犯發於臨辰、勿欺即所以立而犯之本而犯即所以見勿欺之寔、欺而犯則無以使之見信而所犯爲賣直、勿欺而無犯、將流於趨媚求合、這六宗一戒一勸爲訓備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愚按賢者非有意於辟也蓋所處遇此不得不辟辟之所以合義而遇有不同則所辟亦隨乎所遇三次字須作辟之次第看不當作賢之次第看

子曰作者七人矣

愚按春秋氣運之厄自非有聖人大力量則七人之作亦高矣群賢標榜於漢衰諸生叩閽於宋末無益於國自陷其身可不戒哉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愚按提頭起直哉君子哉皆許他之辭然詳玩聖人
言意二者人品自別從氣禀中來則為魚之峻截從涵
養中來則為玉之圓融仕者當知所擇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愚按此章大旨全在敬玩兩其字事是吾分內之事
分食是吾分內之食敬則其心惟恐吾之未修而不
敢少怠事看得先即食看得後不期然而自然

附門人言凡六章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

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愚按事有民未信而不容不勞上未信則所不容不諫者羑不得已也信而後三字方是事上使下之盡善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愚按師仕則仕之事為重而學特以助其仕之善方學則學之事為重而仕特以觀其學之成君子各因其長以權其事之緩急斯可矣然仕不學則為未信之仕學不仕則為未用之學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愚按春秋之世民自不犯於有司後世不求民以教而但求民以刑故法官以往往鞫獄為能而鞫獄往往以得情為喜其遂至於漢武之株連萬數則天之羅織千言嗟乎春秋以降能為陽膚之問曾子之答有幾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疎矣

愚按數曰覌幾而作事君不先見其不合之幾數則辱至而禍生矣告友不先見其不合之機數則疏至而隙生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

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愚按上兩可字應下不可字有不可奪之節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斯人也非平日深知須養則事變之来豈易得哉爲政者不可不思我越如蘇憲誠亦可以當之矣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愚按學者明於義理則出處去就權度由我季氏之宰豈能以加閔子哉善爲我辭何等從容必在汶上何

等勇決以德行稱宜哉

論語愚按卷之十四

後學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琼洞胡宗士藏校

仕篇三之三

下仕類九八章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愚按易所以微顯闡幽推往知來惟能窮易之理以致用然後可求易之神以稽疑文仲僭礼則悖理矣悖理何足以用易而專務謟黽豈不惑哉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

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愚按聖人深責冉求所以為萬世聚斂之臣戒也、夫挾才而不窮理徒以聚斂而尊其君、本借謀國以謀其身、不過適以誤國而誤其身其端一開於冉求、後世如桑弘羊王鉷劉晏皇甫鎛之徒、往往敗人之國、而身亦亡不旋踵、然士之熱中者猶不知戒嗟乎聖人之道、反而求之心身、則豈至急於求仕而甘為不義之行哉故曰、聖人不作聚斂之臣不絶、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

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愚按一辰蔽錮於物欲之私固不能以正道自持平日習熟於綱常之教猶不至為大惡所奪聖人不絕由求正所以深警季氏尔現亦字可見仕者必存養講貫有素果能恥以爲具臣乃能不為賊臣否則卒然大事变大利害之臨鮮有不易其所守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学子曰是故悪夫佞者

愚按子路不知未学之可仕卒尔欲使子羔想頭原未有

文対聖人意因聖人以賊責之他便撰出這話来以掩其錯正是佞處故聖人挙曰平所當悪者折他非折其後言之不是直折其初意之不然也集註其本意共不斥其非等語最精嗟乎玩上賊字則未学而仕者尚惕然知畏毋急仕以自賊玩下悪字則逞辯禦人尚悚然知改毋自陥佞於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対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共聞之

愚按有政一対儼然以大夫列諸侯以家臣列大夫名分大防為其所損多矣聖人因而諷之辞婉義嚴非惟但

安心於一長是以垂至訓於萬世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愚按武仲用其小智以為人所不知聖人提出以防求後

明正要君之罪所以扶微隱懼奸邪後世人臣知戒乎此

固不當挾勢以求亦不當挾寵以求矣按未有不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也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愚按文仲罪在知字上蓋天位非己所可私既知有賢而

不與之共則此位私矣雖居與盜何異然舉而上不用則

奈何曰要在誠心不為塞責誠未有不動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愚按聖人提出三患字深惡鄙夫之情狀蓋未得之患患之始既得之患患之終苟患之患患之極也彼得行其三患而天下國家之患隨之矣嗚呼豈獨事君者所當戒用人者可不戒哉

附門人記 九二章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愚按、惠之行則和、惠之道則直、惠之意則不恭三黜不去和也、守道不枉直也、逆料天下之皆不容直道、不恭也、雖然、非惠之直豈可徒效惠之和亦豈可遽專議惠之不恭哉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舊在逸民伯夷章之下

愚按、賢人流散、此其為邇之辰矣、使聖人得政、則此諸賢者、皆得以在於其職、何患魯国之不治哉、然則為政者亦可以賢人隱為惧矣

仕篇總說

此篇謹取論語中聖人賢人小人之事凡四十五章分上中下類為三卷以為仕者鑑戒夫仕字從士從人蓋非士非人誠不足以言仕也聖人以用行捨藏独與顏淵當辰高弟如仲由求賜之喜子貢隠玉之疑皆未足以語此仕之準的捨茲其何適歟至若子產有君子之道管仲有仁者之功史魚之直武子之愚公叔文之升家臣雕開之見大意凡皆中人之勉進者聖人亦各有取焉其餘謂之具臣謂之窃位謂之鄙夫臣聞此亦可以悚惕矣嗟夫君臣大義原

諸天地本諸人心士之未仕則學事君之道既仕則行所學以事上有志於上猶得其中苟志於中不免為下又況所志既下其何以行臣事合人道俯仰於天地間哉歷歷遺編無非至訓求之則得捨之則亡願以此望士大夫亦所以自勉

論語愚按卷之十五

後學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琼洞胡东士藏板

政篇卷四之一

正己類 凡二十五章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愚按何有甚言其易如何甚言其難難易之機存乎身之正否耳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愚按名分定則為有名分紊則為亡書云天佑下

民、作之君、君者所以爲民而作之也、可以一日亡乎哉噫
夷狄之亡不足論、諸夏之亡、是移其有、爲夷狄之有聖
人所以痛之也、必如邵子所謂夷狄行夷狄事中國行中
國事安得亡、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
君以忠
愚按、書云、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先聖後聖之言一意
相貫、爲君臣各思克艱、則爲君惟恐不尽其在君之礼
爲臣惟恐其不尽其在臣之忠、上下懋勉、一由乎天理之

當然、君非以礼為作忠、臣非以忠為報礼也、集註自

蓋二字寔以發兩以之美、不然尊位重禄、総歸駕馭之

具官守言責、皆是修飾之責、豈所謂以哉、

子曰、居上不寛、為礼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愚按、事事必有其本、本既立、而事有過者、有不及者、有

已得當者、此皆吾之所得心而觀也、苟有事無本、從何

處觀、此章大意在以字、居上為礼臨喪、聖人特挙三者

言爾、天下之事、皆可觸類而長之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愚按舉一觚以概天下之名存寔亡程范二叟皆推廣
聖訓餘意故註取置圈外嗟乎人思所以人可不如觚
所以觚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食而
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愚按聖人重嘆以美先聖亦豈儉必當其可也推此美
不独可施之國天下有身家者不可不知蓋當豊而儉
當儉而豊人人皆得而非議之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

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愚按從而改則爲成湯之從諫弗咈，改過不吝。說而繹則爲高宗之旨哉說，乃言惟服。兩能無見言者固有可從可說之理，兩爲貴，見聽者當有必改必繹之心已矣。深嘆之辞警世最嚴。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愚按浸潤譖之巧者也，膚受愬之巧者也，行焉常情者也。明非遠不足以爲明，明必遠然後能察其所難察，能

察無他存乎吾心之居敬窮理而已心有把持有主張仁他暗暗撇弄綫以入之我自明白他無所用其綫仁他勿切急以動之我自從容他無所用其急玩不行二字正見遠明氣象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愚按上四字是指其人下四字是指其道然則君君父父而後臣臣子子聖人意乎語婉其微意自在語表景公以君臣父子並說是分其責於臣子而不以自任齊國

卒乱於晏子強臣豈非說而不繹者哉嗚呼一言八字萬
世大閑爲君父而不知此義固爲景公而臣子聞此尚不
悚然於心則如之何其臣子也不臣不子其得生而食粟乎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愚按獄者大而且难也片言言之少也片言折獄折獄之最易
者也非忠信明决有孚於平素如子路者其可哉玩可以二字
是虛說理不是寔說事夫自惟明克允載於書至聖取子路大
旨益著律後世律例愈煩文案愈廣而獄愈乱治獄者壽
亦又思其本矣然皐陶子路世不效有此又擇人者所當知重

其進而謹其命焉庶幾得之矣

子張問仁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愚按八字兩意其寔相須無倦不息之誠也然行不以忠則不息之心無以大發於事以忠不欺之誠也然居非無倦則不欺之事難以久存於心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愚按為政者當着力在帥以正三字正之外別無所謂政也帥者其機在我而不在人也知所以帥則先務正己而人自正不知所以帥則専欲正人而人亦不可正公私分於一念之

微而感應之理間不容髮苟有志於政其無以聖言為可

忽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愚按書云民生有欲無主乃亂盜生於欲者也以欲禁欲

豈所謂主之哉故不欲二字乃主民止盜之本康子徒患民

之欲而不患民之欲是已自盜如民盜何聖訓從容辭簡

意盡苟子不欲所以救其心之已陷雖賞不竊所以明其

理之必然大道之行盜竊亂賊不作正如此後世惟周太

康幾焉而非真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愚按康子殺心之萌此最害政夫有道民之性也無道乃其情之勝耳欲善則性復於此而民善則性復於彼所謂正己以正人其機甚速亦奚事於殺哉聖訓凛然而後世猶不知戒秦隋皆以好殺促其祚為政者不可不思書云好生之洽于民心民用不犯于有司蓋此章之意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愚按政者正也正則本諸身而已矣先之勞之之外豈復有餘蘊哉方答而遽請益便是勇躁病處祇曰無倦此意固已在先勞二字中子路咱不到尔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扵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礼樂不興礼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扵言無所苟而已矣

愚按是辰輒位未定他人謀位衛不過借權定位而已矣孰

知父子三綱之首國所恃以立以子拒父何以有國不正其名衛何長定乎聖人之政在於定衛子路之政在於定輒定衛正而定輒則不正本願既殊規模自別彼疑聖人之迂而不自知其爲小人之野故聖人極言不正名之禍以曉之一章三必字語意尤嚴信乎無嚴於此者豈徒一長至訓寔萬世之大防亂臣賊子聞之寧不悚然於心哉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愚按不令而行雖令不從八字皆必然之辭明民之從身而不從令也而其字專指在上者之身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愚按上一節重在知難字難而不知則為君可以愧於為下一節重在不善字不善而莫違則徒知為君之樂而已以此二言反求諸心心知其難而敬生矣敬則百事治邦不有興幾乎心樂其不違而肆生矣肆則衆惡萌邦不有喪幾乎而

不幾雖未必期於是而寔已伏於是為定公發故歸宿在君
心然豈獨人君所當戒得君行政之臣其慎哉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

愚按二無禁其如此二不斷其必然自一邑推之天下則所
謂三年有成必世後仁皆不欲速之寔道千乘之國為政以
德二章是不見小之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愚按譎是論文之心正是論桓之迹春秋初猶知有周桓

公之伯未敢侮然自用其賀興師曰王祭之不共拜賜曰
天威之不違允此須皆以義舉又降一変人心安於伯矣君
王請隧氣勢赫然而其迹愈悖聖人命極於文可為世道
一嘆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
求無乃尒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
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
用彼相矣且尒言過矣虎兕出於柙亀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
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如是故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
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愚按冉求不能為季氏憂季氏未必為季氏憂顓臾其
寔欲奪魯公之臣以益季氏亦一聞至誨不覺遁辭此
古具臣同病聖人始責之中折之終以事理曉告之而特

舉憂在蕭牆一語作結凜凜乎沮奸雄於方熾誅党惡於未彰懼當長而杜將來便是一部。春秋斧鉞豈直嚴師訓弟子而已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愚按魯僭天子不旋踵而微於大夫三桓僭魯不旋踵而微於家臣聖人即理而論其勢皆當然者也洪氏謂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足以發此章之旨嗟乎魯國之僭由於周之無政三桓之僭由於魯之無政為國者可不

謹哉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愚按五者雖為子張而發、而学者亦可因是有所據依。仁之体用亦在其中、始乎一身一家、以至為國為天下、無一長之不行也、無一短之不行也。其效卧豈誣也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悪、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恵而不費、労而不怨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

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

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

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愚按美惡非盡定於 尊美而屏惡則君子屏美而尊惡則

為小人存乎一念之萌耳

論語愚按卷之十六

後學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瓊洞 胡宗士 藏校

政篇四之二

觀人類上 疏寺章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愚按道不同則其人相反矣君子不能為小人謀小人亦不能為君子謀嗚呼人其慎所謀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愚按南人言只看重巫醫聖人訓便念巫醫且不可
作况其大于底意不恒是不占蓋不玩其辭非知占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如何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愚按好惡出於鄉人則善惡混而無公論好惡出於善
不善之人然後善惡公而善不善定兩皆字分明是同
兩者字分明是類蓋稽之好惡之同不若決之好惡之
類士之自修者循理而不徇私取信于君子而未嘗苟
合于小人務寔得有執守其可矣乎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愚按剛毅木訥乃質美而未學者加之以學可以至於仁而不徒近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愚按存之公則施之正夫好善惡惡人心所同理欲分而同者交相懸隔曰惟曰能警世最嚴學者熟玩而有得方且用力於仁何暇妄有所好惡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愚按好惡出於衆似公矣然迹似公而未必公兩必字非

委衆論爲無憑、寔就衆論而加察、嗟乎、衡鑑無私而後
物之情不能遁、仁者無私、而後人之情不能遁、豈以衆而
已定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
知其仁、焉用佞

愚按、或者曰雍也仁、是輕於許雍、曰雍不佞、是輕於非
雍、豈知不佞亦仁之一端、則雍何可非、仁乃聖人之全德
則雍未可許、細認焉用佞不知仁六字、其抑揚起頓言
簡而教備矣、再言焉用佞、用佞者之所當深惡也、此節

答顏淵佞人殆之意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愚按剛者天道乾德也陽明之精也人得之以為性所得者

守者是不為勢奪不為物搖故世有似剛而非剛者愚利

便會遇感便折悻悻于所忤從從于所投其棖類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

耻之丘亦耻之

愚按耻亦耻之見二者之真可耻也巧令之恭非真面目匿

怨之友非真肝腑一般人諂媚一般人奸險此古今同嘆聖

哲通閲而世人猶或犯焉何哉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愚按是君子小人用心相反處詢以誘掖奬勸發成義

最備非誘掖之則進不備銳非奬勸之則守不堅美惡

雖異同而其成之之意則一尚謹其所成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愚按存中有義利之分則形外有和同之別蓋君子之

和也以義合義殊則處異如富范之交辯於上前退未

嘗失和氣是已小人之同也以利交利聚則隙生如伍

之党、未幾楓齟、是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愚按能言者未必能有寔踐之行、以言舉之則為誧其

無行者亦未嘗無一得之言、以人廢之則亦不虞、而不以

失其本在公而已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愚按人性同得於天、而氣禀則有高下之異、上中下三

等教者之所當知、蓋躐告而未喻、不若循序而易從及

其漸進而至於成則下者亦可以為中中者亦可以

為上此文学者之所當立志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愚按学者所以求仁必以務内為本巧言令色是務外以悦人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恵

愚按詩云維以永懷懷者中心戀戀不能捨之謂懷刑之君子其善猶淺於懷德之君子懷恵之小人其悪已深於懷土之小人蓋人之為心必有所存存乎善則為君子存乎悪則為小人学者亦可以知省矣

君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愚按君子惟知有義小人惟知有利是豈其性然哉亦係乎所習之正不正尒故學者當求其本

子曰君子不器

愚按君子學充德備何用非藏非可以一器名故瑚璉之貴止於為子貢所無成名所以為聖人之大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愚按君子小人只爭公私二字夫天地之氣有陰陽人之禀受有邪正終身之修未足以為君子一念之

差已足以爲小人豈非陽雖感而陰易感哉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愚按爭非君子之所宜有也然所爭者礼文則猶不害於爭聖人以射一端發其文觸事而推之無所爭之爭其爭之無所爭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用是希

愚按讀此章見夷齊之所惡者惡也非惡其人也惡去而人存舊染除則新善至不念則在已有能容之

量在人無絕善之嫌其斯以為仁與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愚按一物之小曲意徇人况天下萬事萬物其能審於是

非有無之理而誠意以應之矣即其小以推其大此微生

之所以不見取於聖人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愚按佞美人情所易好當是長教化崩頹其好尤甚士

生於衰世不有豪傑其能與乎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愚按亡不能以為有虛不能以為盈約不能以為泰而為之者必無恒之人也無恒之人自絕於善故聖人獨拳〻於有恒蓋其資質寔無偽果能学問以充之可以至於善可以至於君子可以至於聖人夫自有恒以望聖人譬猶自山脚以望嶺巔可登之勢甚難而可登之理自有苟志於登者循序躡級進而不已其無登之日哉

子曰君子坦蕩〻小人長戚〻

愚按君子小人之分係於心之明與蔽而已蓋天理之心明則瞭然於得喪利害之際而此心平以舒故有身困而心亨者矣天理之心蔽則昏然於得喪利害之中而此心常不樂故有身亨而心困者矣嗟乎功名富貴外物耳於我本無干涉知其為外而外之所以為君子不知其為外而內之所以為小人彼內之固不足道外之者必須講學窮理自然心廣体胖斯見其為外苟置心於放曠超然於事物之外則兩晋之老莊耳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

焉　愚按泰伯之讓人徒知其以國讓為善處父子之
変孰知其以天下讓為善處君臣之変者哉夫商
初天命人心之際其勢岌岌乎不可遏泰伯遜循能為
矣在豈不能朝諸侯有天下惟心有所不安美有所不敢
故寧自泯其迹於辭讓之中上順父心下全臣節而于
萬世綱常名分之重從容回轉凜然獨存斯人之德
其至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愚按才德兼備所以為大人苟無其德而但有其才則

人小而已故学者必當以理御氣使理勝而氣平則驕吝
不生而所謂才者渾然於德之中有德之寔而無才之〻
名矣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〻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愚按狂者之常理必直侗者之常理必愿悾〻者之常理必
信今也不然則是反常背理爲天地無可柰何之物即爲
聖人無可柰何之人其自不知絕之也然絕之亦所以教之
嗟乎天地何嘗絕物物絕於天地耳聖人何嘗絕人人
自絕於聖人耳

子曰由之瑟奚為扵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扵室也

愚按升堂入室固学之次第、當然、但学者之立志則不

以子路自畫夫循循之誘掖非不至而行行之氣習終不

聖人所以惜之然觀人告之有過則喜有闻未能行、惟恐

有闻之事、則其改過從善之心亦豈易及哉不敬者意

门人之下扵子路耳、高第必不然

論語愚按巻之十七

後学日南石洞范元攸輯　琼洞胡示士蔵板

政篇四之三

觀人類下　凡二十八章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愚按自常情觀之未有不以過為勝不及者自聖人觀之則中也者道之準的與師商之過不及始一耳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愚按聖人之教貴学者躬行寔踐乃足以為君子不專取之於言貌之間蓋有其外而無其中小人之偽為

如此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愚按理充於内内虚而泰生欲動於中中滿而驕至学者求泰莫如循理戒驕莫如寡欲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愚按言出於德則為德者之言勇出於仁則為仁者之

勇苟無德而徒言喋喋取給一爲理折則沮矣無仁而徒

勇行行向前一爲美勝則縮矣必不必三字此聖人勘破人

情欲学者之所知警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矣

愚按君子之心都是仁苟有一息之間斷則不免於不

仁小人之心都是不仁雖有一隙之暫明亦不得爲仁聖

人槩舉其全体言之勸此懲彼嚴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之勇冉求

之藝文之以礼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

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愚按四子之長或爲一善之偏或爲一善之未合之似可[illegible]
然非有禮樂以文之則無以去其偏倚邪僻戾乖矯
激之失而進於渾然粹然之域然聖人亦度子路之可
能而告之耳惜子路猶於一偏觀其但以無苟得無苟避
不食其言爲成人宜其他日以勇而死於非義也學者可
不戒哉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
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長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

人不厭其笑美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不然乎

愚按文子固有資質之美未必有學問積累之功公明賈所言三者非仁熟美精不能與於此大凡庸謹簡默之士多爲末俗常人所共而不能逃於聖人之疑蓋人才必大者可見而微者可錄惟其天資高學力到和順積中自然發而中節此豈文子所及亦豈公明賈之所知哉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愚按驥以德藏力不見其千里追風之力而惟見其調良君子以德藏才不見其大段仁事之才而惟見其益休知稱驥

則知称人矣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愚按陰陽剛柔之氣具於天地而鍾於人身未嘗無也惟
內剛而外柔則為君子外剛而內柔則為小人穿窬之譬
警世嚴矣

子曰鄉愿德之賊也

愚按一賊字凜然斧鉞共舜誅四凶同意兩漢之張禹孔
光胡廣五代之馮道唐之蘇味道宋之曾公亮此其類
老賊誤國相躡于世為政者尚無以聖訓為徒言哉

陽貨

子曰道咱而塗說、德之棄也

愚按易之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輕浮淺露之儔棄其德而不畜者、聖人惡之、為萬世、戒為政者尚無取務外不務内之人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愚按無義之勇逆理亂常、君子之位大、其禍至於亂、小人之位小、其害止於盜、然則勇不可尚乎、上義則勇在其中、如比干之伏闕大聲、鄧芝之辭衣望幕、何嘗不勇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求備焉
愚按此君子小人指其位者而言夫有位者受說之教而
操使之權一念之公恕則君子以類進一念之私刻則小人
以其類進消長治亂於此攸繫可不戒哉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愚按此章一節深一節所由深於所以所安深於所由
深於視察深於觀具此三者則人無所匿矣蓋所以雖善
有所為則私所由雖善非所樂則偽君子小人於此可見

人者不詳考之能無誤哉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尒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愚按為宰而問以得人則聖人以人才為急可知矣如澹臺者非其心純乎義理之正確然以自守不能也為政者每以二事觀人則持身正大之人出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愚按才難二字是為世道人才發有無限珍重愛惜意

在唐虞周氣運之盛、教化之隆、周之十已不如唐虞之五
況世運既降、教化既衰、尚不能以難視才、何以收難得之
才哉、後世如武帝輪臺理宗元旦之詔、庶幾知難惜其徒
言耳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愚按歲寒然後知松栢、臨難然後知君子、文山正氣歌
時窮節乃見、真足發揮至訓、大舒千萬古忠義之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
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衆
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愚按分而言之則愛人為仁知人為知其用殊也合而
言之能發其舉直錯枉之心便是仁能知其為直為枉
而舉錯之便是知能使枉者化為直又便是知其体一也
聖人於樊遲必待其問而徐告之蓋欲達其所疑此循
循誘掖之法也遲資質低故再告未達然能辨之於[illegible]
以求其知其亦庶幾乎哉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愚按三者雖平說、而其要則在於舉賢才、賢才既舉、然後赦小失以取其長、先理有司以考其成、故仲弓再以賢才為問、但仲弓之所謂知者出於己、而其知小、聖人之所謂知者、出於人、而其知大、蓋其心蔽於私、不能如聖人之公、故其見局於小、而不能如聖人之大、為政者可不以公且大存心哉、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

里子産润色之

愚按讀此章當知辭命之重又當知人才之重又當知為政者之不可自任一己是子産當國使独任已見則無以尽三子之長而辭命不善將何以交鄰事大保國寧民者哉此美尤切於執政者之身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齒無怨言

愚按觀聖人取子産管仲而不取子西則知進賢退不肖之法矣當春秋時衍如産功如仲未可以不純乎道而

舍之使二子從事聖門以得其要領以充其資其才豈直伯
佐而已哉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愚按觀聖人論公綽一節則用人不當違其才矣然非
知之之識辨之之精則雖孔明猶失於馬謖可不慎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
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愚按以靈公無道之君當於春秋戰爭之世叔圉輩三
人亦非真君子者用其一事之長能足以存衛為政者可

不擴而充之哉夫人才有所短必有所長必須真見此人足以了此事而後用之則在人無不了之事在我無不用之人矣不然如孔明之於馬謖宣中之於世傑賢愚殊而其失均耳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愚按春秋之民亦三代之民者天理之固有也春秋之俗非三代之俗者世教之大頽也聖人不得施教於政不得已寓教於言誰毀誰譽其天地生物之心

子試嘗而不試歟即一元之氣周流四序而陽施之意

・常多於陰慘柔為政者不可不知此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尔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則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軍旅因以之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樂以俟君子赤也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尔何如鼓瑟希鏗尔舍瑟而

作对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者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礼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庙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愚按兩侍坐二字想見秋陽在前春風滿座瑟声鏗尔和氣怡然一辰问答之間聖人氣象自別四子氣象又自

相別、而子路斯下矣、嗟夫、有兵財礼楽之寔用、不可無浴沂風詠之襟懐、有浴沂風詠之襟懐、不可無兵財礼楽之寔用、偏於點、則失之高、偏於三子、則失之卑、学者誠能存養其本、嘗置此心於天理之中、講求其末、不馳此心於事為之外、庶幾不悖聖人之道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愚按、用人當覓其大、不當覓其小、君子多於小処有所短而其臨大節処、則不可奪、足以任天下之重、小人多於小処有所長、而其臨大節処、則無可恃、反以貽國家之憂、宋

太宗知呂端小事糊塗此見其大而不計其小也周太宗以世勳有長城之能遂寄以幼孫此見其小而不知其大也操覓人之權者可不知所戒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声之乱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愚按紫能乱朱淫能乱雅利口能乱是非賢否細覓聖人言意重在悪利口一句有國者所當深戒司馬光嘗挙此語以対神祖神祖號称為聰穎終於不悟當長安石惠卿用事卒以誤國殄民豈非利口之難悪哉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愚按幽陰之氣不可無於天地間女子小人之類亦不可無於人間天地不能不養陰人亦不能不養女子與小人也惟知其為難於不近不遠求其中使不孫與怨無由而生夫然則善養不見其難

論語愚按卷之十八

後学日南石洞范元攸鮮 琼洞胡宗士藏校

政篇四之四

礼樂類 凡二十八章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者矣

愚按、曷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既灌以往、誠意散矣、而況於魯之禘、已失礼矣、講礼者不可不知聖人之意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愚按聖人於礼豈有不知、蓋僭禘之叓不行於後世而

曾禘尤僭誠難可以告或人者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愚按祭礼人所易忽惟聖人不與祭如不祭之心則神

如在矣苟無此心繁文尽物何足以求神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愚按春秋之辰專尚武射不知古人礼射之遺意古者

射以觀德列之六藝士大夫無不習焉世降教弛此

藝遂移於武力家今則責之夫武走卒士耻言射借

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愚按詩人貴得性情之正故關雎以不淫不傷為三百篇之首文王之所以興周共吾夫子之所以垂教萬世意皆在此學者讀而不察察而不有以自得之亦豈足以知詩哉惟能存養夫未發以限節夫方發之情庶可以為學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仲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仲亦樹

○塞門邦君為両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仲而

○知礼孰不知礼

愚按人莫大於孝孝莫大於道仲惟不聞道学之大

故卒以克其本末伯則挾天子以令諸侯假借仁义以求

其私既伯則踰礼犯分偃然自以為大而不自知其為小

学者能分別於理欲义利之際益信管仲之不足為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愚按古者樂首關雎即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

之意故其洋洋乎盈耳皆彝倫風化所係若後世之

淫聲艷曲何足以為樂哉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愚按制度節文之所係者輕亦可以隨俗名分綱常之所関者重不可以徇俗觀聖處之權衡則学者亦可以達於義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愚按聖人雖以生知之資然猶孝而不厭周流四方礼樂之說無不叅互考訂故能删詩定樂垂教萬世

夸者其可一暴十寒云乎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咱于冢宰三年

愚按学者知此美則知後世短喪之非礼矣

子曰能以礼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礼讓為國如礼何

愚按莫難為者國也惟礼能為之莫難為者礼也惟讓能為之詩云人而無礼胡不遄死苟無恭敬辭讓之寔以為之本則凡其動作施為一向於偽而人皆化之是使人人有死之道何國之為嗟乎叔孫綿蕞之

後、弛足以樹四百年之漢、列因闌入之禁、弛足以植

百年之元、糠粃土苴如此、況有志於講礼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礼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愚按拘於術數之小智、一世不可以逆料、斷以因革

之常理、百世亦可以預推、聖人所以推往知来亦不

過於理上看得透耳、後儒李畧失真、流而為術識

緯之說既盛、大足以傾人之國、小足以覆人之家可

不戒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愚按一念之敬敬必無不極其至一念之僭僭亦無不極其至嗚呼聖人制礼作樂本以維持防範使上下之分截然而後世權世臣反借其防範維持之具爲僭踰陵偪之資爲政者尚無使至此哉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愚按爲政者杜絶陵僭當謹其始故此章程子推原其故以伯禽之受成王之賜爲非嗟夫周公之礼近不得行於成王伯禽之季小不得行於後世周公之魯尚何望其遠

大者然則成王将以天子礼樂盛周公不知其爻以是
襃周公者矣是故有國家不可不知防微杜漸之義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愚按礼樂者治之本而仁又礼樂之本噫玉帛之會
韶護之音不復見於後世夫豈無所自哉

林放問礼之本子曰大哉問礼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

愚按礼有本有文得其本則文在其中失其本則文
徒繁而不足觀聖人論本歸之於儉戚誠以質之不

八佾

可無歟爲国以礼者、不可不知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对曰不能、子
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愚按、八佾之舞於庭、雍之徹於堂、旅於泰山、則乱成
矣、聖人傷吾道之不成、而乱之卒不可救、彼冉有何
足責哉、是故制治者當防乱於未成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徴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
徴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徴之矣
愚按、聖人去夏殷長未甚遠、杞宋二代之後、已不足

徵文獻之難考如此哉聖人能言而不敢引以為證
謹之至也後世奸臣生於数千餘載之後附會聖經
以禍天下可不戒哉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愚按周公集群聖之大成為百王之定法經緯周
密前所未及後世無以加郁郁哉天也寧独聖耶嗟
夫氣数盛為聖之達氣数衰為聖之窮撫今追昔
觸於受發於言與夫精神心術默契潛通處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尔愛其羊我愛其

八佾

禮
愚按子貢但知小費之可惜不知礼之所存者夫此一章當共春秋書公不視朔參看為國者其當求聖人之意毋使礼教之陵遲至此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愚按此章共聞韶忘味同意是辰政衰樂廢聖人一語點醒古樂恍然若存有志於作樂者於此求之亦可以得其大意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愚按韶樂出帝王氣象夫樂者德之形也讓伐異宸性反異實故道同而樂不同祖述憲章夫子繼前聖之心也學者槩此處明白則書之允執厥中禮之無不敬詩之思無邪易之辰夏春秋之予奪皆可得而推矣

述而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愚按舜之道發於韶而傳於夫子平日默契之于心忽然觸之于耳徘徊想像宛然蒲阪泰和堂上精神此宸之樂亦與斯世同之也歟

子曰先進於礼樂野人也後進於礼樂君子也如用之則
吾從先進

愚按衰世之弊可矯而盛衰之道難行如用之三字
聖人惓惓斯世之意也不用之聖人其如斯世何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長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声淫佞人殆

愚按長輅冕韶為國之大也而其要則在於放淫声
遠佞人蓋淫声亂响佞人在傍則天理亡而人欲肆
矣雖有礼樂無所用之聖人於此二者反覆深切

為國可不戒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礼礼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旧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稲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予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懐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愚按宰我從游聖門猶与於通喪之不可信哉其墻

朽木於予何誅嗟乎人子有終身之喪三年之節之以礼耳而尚欲奪礼以徇私者独何哉此章是聖人為萬世教人孝之大公案為人子可以知感動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対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学道則愛人小人学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戯之耳

愚按當是辰盈耳皆戦国殺伐之聲独弦歌之響出自洙泗以入武城其視由求附益輩不大逕庭耶

嗚呼此何声也聖人不得之以致鳳子游僅為之以

二 割鷄莞尔之喜其已矣之悲歟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愚按礼樂固藉玉帛鐘鼓以為用然無其本則玉帛鐘鼓為虚設耳故西嶽崙山之哀無礼矣九韶太夏之衰無樂矣泰山旅季氏八佾舞私家強侯請隧大夫徹雍冠履倒置莊表鼗磬踰越河漢云乎哉三字其為悼時憫世何如

附問人全言 凡二章

有子曰礼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節之亦不可行也
愚按人皆知礼之嚴有子独知礼之和嚴其体和
其用也剔天上澤下為履等級截然而一陰行乎
五陽之中兌說附乎乾健之体此章之大意似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
曰君夫人
愚按礼始乎夫婦而莫重於君臣有所失則名

分紊綱常亂矣凡此類学者不可不講

論語愚按卷之十九

後斈首南石洞范元攸輯 琼洞胡宗上藏板

政篇四之五

臨民類 凡二十七章

子曰巍〻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愚按處極高之位而不自有其高此聖人之所以為高歟有天下者能存此心則不以為位為樂而以天命為憂其於舜禹事業乎何有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辰

愚按道字本領自別、一敬所克為信為礼為仁為美、都自王道蕩蕩無偏無党中来、聖人之言可謂簡而尽矣、當是長王道伯術織、一念不敬、流為詐修吝虐、誠能反本而力行之、於治何有、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愚按為政者以德為本領、本領既立、凡事順理去做、無所事於作為、而人自感化、代去不正而歸於正、禁令刑罰虛設而不用、所謂政者、豈後世之所謂政哉、聖人以天象取譬、示乾道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愚按治民當範其心不當束其身政刑束其身也德禮範其心也束其身者但能使民之惧而不敢犯範其心者乃能使民之耻於不善而化於善然則於政刑之中必有德禮以為之本庶幾可以政矣嗚呼政刑德禮合而為一則天理也分而為二則人欲也合而為一則王也分而為二則伯也理欲之分則王伯之辨可不慎哉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対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愚按、哀公長、政在三家、權去公室、常情如此、高則
為春秋伯佐之説、下則為戰國策士之詖、聖人独
以舉錯之美示之、而固國得民之理、亦不外是、然則
謀國亦奚以智效為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愚按、在我敬、民安有不敬、在我忠、民安有不忠、在

我知所勸則民安有不勸上感下應其理自然書云
七 尔德惟風下民惟草意盖如此夫康子以使勸問有
為之私意也聖人以則字答自然之公理也為政者
誠究乎此必存乎公而不存乎私則民之化之不待使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
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愚按古者建國必有社建社必樹木皆理自然非
有深意哀公寄命權臣其問社亦甚無味宰我一
答之妄非惟無益於哀亦且流毒於後聖人三言

雍也

爲責宰我發、爲政者尚無借此以文其過非之說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愚按、仁知之用大矣、遲是問農圃者、其病在惑而私、聖人授以不惑不私之藥、其言若小、擴而充之則其理甚大、其味甚長、學者潛思細認、篤美而存厥重難而輕獲、其於仁知何有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愚按、太公、周公、皆以王道佐周、當初太公呂望亳

釁不覺以至於伯及桓公尽变而伯到此則伯之餘遂至喬道焉層夫子公皆聖人之耦独周公心思經綸夜旦汲汲故無太公之失祖宗創家立国後世子孫之所視法也可不謹哉此讀章有發人精思之美首示人倡始之美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愚按天地萬物皆吾一体仁者之心也然必欲無一物

之不被無一處之不徹雖仁之蕴者勢亦有所不能古之聖人知此故皇皇汲又不自滿足堯舜不自知其為治夫子不自知其為聖皆猶病諸之心所推也漢唐號為賢君如文帝祀汾陽太宗征遼左皆功小而心滿況其下者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愚按讀此章當知王伯源頭王者以理使民故可使民之由其理而不使民之知其理伯者以術使民故不必使民之曉其術而但務使民之愚其術然則使由

而不使知其聖否不得已之心耶夫礼樂刑政皆使由
之具而性命精微豈凡民之所能知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愚按有是德故有是政教有是政教故有是事業
政教事業可得而名其德則不可而名聖人於祖述
憲章之中徒称堯爲大哉群聖人不共焉達巷党
人言夫子亦曰大哉其不知聖人處正是聖人大處
嘗称堯曰安安純乎天性之自然所以爲天所以爲

失豈有出於常理之外哉故善學聖人當自常理上起見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愚按易曰革已日乃孚革之難信如此君子可不重改作哉聖人之取子騫是為政第一義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愚按信也者原於天理人心之所固有在五行為土其氣於四辰無不運行天不可一長無土其可一長無信哉以兵食重於信常人狥欲之淺見也以信重於兵食聖人窮理之定見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愚按使字是為政者用力處正本清源其機在我也聖人參訟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謀始即使之美禮樂教化即謀始之美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愚按鄭衛皆周之後其盛也得處相似其衰也失處亦相似聖人撫今思昔其傷周之不復興乎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愚按不庶則富無所加不富則教無所加不教則富庶不可保人道不立故也富庶而不教則為漢之文景不富庶而教是亦莽之大誥刘表学校頌耳為國於此三者知所緩急先後而施之不失其長庶幾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愚按聖人於易之恒曰久於其道而化成化不久則不成夫以存神過化力量由朞月至於三年而可乃至於成況其下者乎故以周召畢之爲周三紀而後風移漢文景六七十年唐太宗三十餘年宋四帝幾一百年僅致小康言政者欲以歲月致太平何其不知量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愚按殘與殺皆爲繼大亂之後言善人力量小繼

訛則功力大倍非一世不足以成之變之功宇宙间

陰隱於陽惡常浮於善況氣數既降無百年之善

人而常有百年之厄運勝殘去暴豈不愈難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愚按斡旋回轉其幾在聖人浸灌漸摩其本在教化

教化未至雖聖人亦不能以使民仁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愚按書皐陶云愼厥身修思永邇可遠在茲正此意

之意聖人未發所以使之之美正欲葉公詳问而啓

發之為政者能有得於言意之表當自正身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愚按教民七年始云亦可即戎豈聖人之所欲哉後世教民未嘗有一日之功而推從事於戎可乎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愚按師之為卦坤上坎下非順不可以行險教化所以順之也漢文景之盛未教武帝驅民於漢北唐太宗之盛未教玄宗驅民於雲南是謂棄之安得不敗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愚按復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定則
不難使也晋文公伯之雄能知少長有礼為可用秦
師過周郊免冑超乘王孫滿策其必敗是故無礼不
可以使民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
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
其猶病諸
愚按此章本願在敬字敬也者千聖傳心之要学
者以之始乎為成己之君子終乎為成物之君子

聖人以之達則為堯舜之事業窮則為夫子之事
業夫修之於己者苟小且近而推之家之國天下者
也其大無外其遠不可際觀子路之卒宗蓋不足於
敬者宜其能可而不能自反共為政者果能服膺
一字之訓敬立於我達於人極於無一人一物之不得
其所共理之所亮靡於其備宿諸形容堯舜不敢
自滿之心此堯舜所以為敬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 [illegible]

愚按此章本領全在恭字上恭即所謂欽所謂敬也是故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皆欽敬之存典秩礼庸服章刑用皆欽敬之推由乎天理之當然如焰物之止水如入物之春風斯宸也彈琴歌詩氣象雍容鳴球附磬朝廷閒暇此外亦何迹之可見哉曷曰亦觀而化群陰之應五不待作為意蓋如此

子曰有教無類[illegible]

愚按天佑民賦性皆善聖奉天施物皆教類者天不能使之無故有善惡之殊教者聖人能使

之貢故無善惡之限乾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正

世意

○附門人言并記所問凡三章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曰吾二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愚按爲政不知節用則取民盡錙銖亦不足矣

○故王者務富民不務富國務生財不務理財後世惟

漢文帝知此義嗟乎聚斂之臣相望於世亦有若之罪

人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人

愚按四者爲天下可也況一國乎成王命君陳曰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其夫無求備于一人亦有得周公造就之微意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愚按詩稱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爲周之楨此周當辰氣效之盛然亦聖理相承教化漸漬理其效相符而

多士生焉、士同毋、亦何異之有、是故爲國者莫急於立

教成才

政篇總說

右政篇以圣人大訓及門人所言所記、凡關於政者、共一百四十一章、各因章意分正己、觀人、禮樂、臨民四類、推政者正也之意、則政之大無出此四者、而其本在乎正己、是以古先聖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皆是正己底道理、事業著於一辰、流芳垂於萬世、宗廟賴以主宰扶持、以不入於禽獸、發揮於經傳而長存於日用常行間、無非一己之推一

已正則萬目舉一遺不正則萬目廢執此以求古後
盛衰治亂之迹得喪效燭爛瞭然在掌為政者小
用之一邑一郡大用之國天下都不外是淵乎是哉

THU VIEN KHOA HOC

102